

13  
403  
30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七十三

居處部一

世本日堯使禹作宮

釋名曰宮穹也屋見垣上穹隆然也

爾雅曰宮謂之室室謂之宮

史記曰天官書玄武虛危主宮室

大戴記曰周時德澤和洽蒿茂大以為宮柱名為蒿宮

毛詩曰定之方中作為楚宮揆之以日作為楚室

又曰鼓鍾于宮聲聞于外

易曰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

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

左傳曰襄公作楚宮穆叔曰太誓云人之所欲天必從之



新念圖書

此係明治八年八月廿八日  
月廿八日  
山田一人  
君田一人  
郎君以贈

田八幡  
中

田中圖書

君欲楚夫故作其宮若君不復適楚必死是宮也六月公薨于楚宮楚宮在滎水北

又曰晉成厲祁之宮又晉銅鞮之宮數里

論語曰禹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聞然矣

史記曰騶子之燕昭王擁彗先驅請列弟子坐而受業築碣石宮親往師之

又曰秦始皇造阿房宮徵發天下工匠

又曰秦始皇所居之宮有祈年宮長信宮梁山宮

又曰戎使由余於秦秦繆公示以宮室積聚由余曰使鬼為之則勞神矣使人為之亦苦民矣

又曰項羽屠咸陽焚其宮室三月火不滅

又曰盧生說始皇曰人主為微行所居而人知之則害於神願上居無令人知則不死之藥殆可得也乃命咸陽之

旁三百里內宮觀二百七十複道甬道相連帷帳鐘鼓美人充之所幸言其虜者死始皇幸梁山宮望見丞相車騎

眾不善之中人以告丞相損車騎始皇怒曰此中人泄吾

語捕時在旁者斬之自是莫知所在決事悉於咸陽宮

又曰始皇二十七年作長信宮於渭南通驪山作甘泉前

殿築甬道自咸陽屬之築牆垣如街巷

又曰漢武帝時河決天子自臨決河沉白馬玉璧作瓠子

歌於是卒塞瓠子築宮其上名曰宣房宮

又曰樛里子卒葬于渭南章臺之東日後百歲是當有天

子之宮夾我墓樛里疾室在於昭王廟西渭南陰鄉樛里故俗謂之樛里子至漢興長樂宮在其東未央宮在其西

武庫正直其墓秦人諺曰力則任鄙智則樛里

漢書曰漢八年蕭丞相營作未央宮立東闕北闕蒼龍白虎二闕

前殿武庫太倉高祖還見宮闕壯麗甚怒曰天下方未定何治宮室過度也何曰非壯非麗無以威四夷且今後世無以加也

又曰初江充召見犬臺宮晉灼曰黃圖上林有犬臺宮外臺有作太壹字者有走狗觀也師古曰今書本犬

誤也漢無太壹宮自請願以所常被服冠見上上許之充

為人魁岸容貌甚壯帝望見而異之謂左右曰燕趙固多

奇士既至前問以當世政事上悅之王

又曰武帝六年冬行幸回中春作首山宮

又曰上幸不其祠神人于交門宮若有向坐拜者作交門

之歌

又曰幸河東之明年正月鳳皇集被禘於所集處得玉寶

起步壽宮

又曰柏梁災越巫勇之遇曰越俗有火災又起屋必以大

用勝服之於是起建章宮為千門萬戶

又曰梁孝王吳楚破梁最親有功又為大國居天下膏腴

北界泰山西至高陽四十餘城多大縣孝王太后少子愛

之賞賜不可勝道於是孝王築東苑方三百餘里廣睢陽

城七十里大治宮室為複道宮連屬於平臺四十餘里如

灼曰或說在城東北角也得賜天子旌旗從千乘萬騎出

警入蹕擬於天子

又曰孝武作建章宮為千門萬戶有鳳皇闕高二十餘丈

中有蓬萊方丈瀛洲壺梁象海中神山南有玉堂璧門大

鳥之屬立神明臺井幹樓度高五十餘丈輦道相屬焉

又曰秦起咸陽西至雍離宮三百師古曰凡言離宮者皆

謂於別處置之非常所居鐘鼓帷帳不移而具又為阿房之殿高數十仞師古曰

言殿之四阿皆為房也一說大陵曰阿言其殿高若於阿上為房也房字或作旁說云始皇作四十殿未有名其去

咸陽近且號阿房阿東西五里南北千步從車羅騎四馬

馳驚旌旗不撓師古曰撓屈也言庭之廣大殿之高敞衆

孝為宮室之麗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聚廬而託處焉

又曰鄒陽諫吳王曰臣聞秦倚曲臺之宮應劭曰始皇帝

家未央懸衡天下服虔曰關西為衡應劭曰衡平也如淳

古曰此說秦自以為威力強固非論平法也於其上如淳

陳勝連從兵之據則為說從橫之事耳服釋是也畫地

而不犯兵加胡越師古曰盡地之行不至其晚節末路張耳陳

勝連從兵之據師古曰從以叩函谷咸陽遂危師古曰何

則列郡不相親萬室不相救也

又曰後元二年幸盤屋作五柞宮張晏曰有五

又曰甘露二年幸葺陽宮在鄠音倍

後漢書曰永平三年夏旱而大起北宮鍾離意詣闕免冠

上疏曰伏見陛下以天時小旱憂念元元降避正殿躬自

克責而比日密雲遂無大潤豈政有未得應天心者邪昔

成湯遭旱以六事自責曰政不節邪使人疾邪宮室榮邪

女謁盛邪苞苴行邪讒夫昌邪竊見北宮大作人失農時

此所謂宮室榮也自古非喜宮室狹小但患人不安寧宜

且罷以應天心臣意以匹夫之才無有重能久食重祿擢

備近臣比受厚賜喜懼相半不勝愚戇征營罪當萬死營

不自帝策詔報曰湯引六事咎在一入其冠履勿謝比上

天降旱密雲數會朕戚然慙懼思獲善應故分布禱請闕

候風雲北祈明堂南設雩場明堂在洛陽城南言北祈者

今又勅大匠止作諸宮減省不急庶消災謹詔因謝公卿

百僚遂應時澍雨又曰東平王蒼薨元和三年東巡狩幸

東平宮追念蒼謂其諸子曰思其人至其鄉其處在其人

亡因泣下沾襟

魏志曰帝營作許昌宮楊阜諫曰堯尚茅茨而萬國安禹  
卑宮室而天下樂桀作琤室象廊紂爲傾宮鹿臺皆喪社  
稷也

吳志曰後主二年六月起新宮於太初之東制度尤廣二  
千石已下皆自入山督攝伐木又壞諸塋大開苑囿起土  
山作樓觀加飾珠玉製以奇名右臨礪左彎碕又開城北  
渠引後湖水激流入宮內巡遶堂殿窮極伎巧功費萬計  
又曰赤烏十年春二月適南宮三月改作大初宮詔移武  
昌材瓦有司奏武昌宮作已二十八年恐不堪用宜別更  
置帝曰大禹卑宮室爲美今軍事未已所在多賦妨損農  
業且建業宮乃朕從京來作府舍耳材柱率細年月久遠  
恐朽壞今武昌宮材木自可用繕治之○晉書曰尚書僕  
射謝安石以宮室朽壞啓作新宮帝權出居會稽王第二

月始興功內外日役六千人安與大匠毛安之決意修定  
皆仰模玄象體合辰極並新制置省閣堂宇名署時正構  
太極殿欠一梁有梅木流至石頭石頭津主啓聞取用之  
因畫花於梁上以表瑞焉又起朱雀重樓皆繡栴藻井門  
開三道上重名朱雀觀觀下門上有銅雀懸楣上刻木爲  
龍虎左右相對

王隱晉書曰高堂隆刻鄴宮屋材云後若干年當有天子  
居此宮惠帝止鄴宮治屋土剝更渥始見字計年正合時  
載記曰石勒欲營鄴宮先是廷尉續咸諫止之及是霧雨  
中山西北暴水流漂巨木百餘萬根集于堂陽勒大悅謂  
公卿曰諸卿知否此非爲災天意欲吾營都矣於是營之  
勒親授規模

又曰劉曜命起鄴明觀立西宮建凌霄樓於滴池侍中喬

豫和苞上疏曰臣聞人主之興作也上准乾坤俯順人時是以衛文承亂亡之後宗廟流漂無所而猶上憲營室作爲楚宮故能上興康叔武公之迹延九百之慶也今奉詔書將營鄴明觀市道芻蕘咸非之曰一觀之費足以平涼州矣又奉勅旨復欲擬阿房而建西宮模瓊樓而建陵霄以此功費亦可以吞吳蜀剪齊魏矣書奏曜大悅

宋書曰少帝以石頭城爲長樂宮東府城爲未央宮

齊書曰高祖永明元年秋七月車駕幸青溪舊宮設金石樂在位者賦詩

唐書曰東都平太宗入觀隋氏宮室嗟後主罄人力以逞奢侈薛收進曰峻宇雕牆殷辛以滅土階茅棟唐堯以昌秦帝增阿房之飭漢后罷露臺之費故漢祚延而秦禍速自古如土崩瓦解取譏後代良以奢虐所致太宗悅其對

又曰高祖嘗避暑于仁智宮

又曰閻立德受詔造翠微宮及玉華宮咸稱旨賞賜甚厚

又曰太宗將幸九成宮姚思廉諫曰離宮遊幸秦皇漢武之事固非堯舜禹湯之所爲也言甚切至太宗納之

西京雜記曰趙王如意年幼未能親就外傅戚姬使舊趙內傅趙媼傅之號其室爲養德宮

又曰五柞宮有五柞樹皆連抱上枝覆蔭數十畝其西有青桐觀觀有三梧桐樹樹下石騏驎二枚刊其脇爲文字是秦始皇躡山墓上物也頭高一丈三尺東邊者前左腳折折處有赤如血父老謂其有神皆含血而屬筋焉

帝王世紀曰紂作傾宮七年乃成大十里高千丈又曰堯有貳宮

漢武故事曰上起明光宮發燕趙美女二千人充之取年

十五已上二十已下滿四十者出嫁掖庭令摠其籍時有  
死出者隨補之凡諸宮美人可有七八千建章未央長樂  
三宮皆輦道相屬懸棟飛閣不由徑路  
六韜曰殷君喜治宮室七十三所大宮百里宮中九市  
列仙傳曰鈞弋夫人齊人病六年右手拳望氣者云東方  
有貴人氣推而得之召到姿色甚偉帝披其手得一玉鈞  
而手尋展故名其宮爲鈞翼宮  
十洲記曰方丈山上有玄琉璃宮  
博物志曰夏桀之時爲長夜宮於深谷之中男女雜處三  
旬不出聽政其後大風飄沙一夕填此宮谷  
鄴中記曰自襄國至鄴二百里中四十里輒立一宮宮內  
一夫人侍婢數十黃門宿衛石虎下輦即止凡虎所起有  
外大小殿臺觀行宮四十四所

郡國志曰武帝遊五柞宮欲廣土林令譙隆諫曰堯舜至  
治廣德不務苑囿帝不悅後拜爲中郎○墨子曰上古之  
人未知爲宮室就陵而居處下潤傷民故聖人作爲宮室  
宮室之法高足以避潤濕中足以禦風寒上足以待霜雪  
牆高足以別男女故以便生不以爲樂也今之爲宮室必  
厚斂百姓暴奪民財爲曲直之室青黃刻鏤之飾故國貧  
而人難許也  
管子曰黃帝有合宮以聽政  
穆天子傳曰天子升于崑崙之丘觀黃帝之宮  
越絕書曰美女宮周五百九十步土城者勾踐所習教美  
女西施鄭旦宮室  
方言曰吳有館娃之宮  
列子曰周穆王時西域國有化人來王執化人之祛騰而



上天暨化人之宮構以金銀絡以珠玉出雲雨之上實為清都紫微也  
 孟子曰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  
 呂氏春秋曰武王勝殷靖箕子之宮也  
 神異經曰東方有宮青石為牆高三仞左右闕高百尺畫以五色門有銀榜以青石碧鏤題曰天地長男之宮西方有宮白石為牆五色玄黃門有金榜而銀鏤題曰天地少女之宮中央有宮以金為牆闕有金榜以銀鏤題曰天皇之宮南方有宮以赤石為牆闕有銀榜曰天地中女之宮北方有宮以黑石為牆題曰天地少男之宮東南有宮以黃石為牆以黃榜碧鏤題曰天地少男之宮西南有宮以黃銅為牆題曰地皇之宮  
 十洲記曰青丘山上有紫宮天真仙女多遊於此

又曰方丈山有琉璃宮

紀年曰穆王所居鄭宮春宮  
 說苑曰楚使使聘齊齊王享之梧宮使者曰大哉梧乎王曰江海之魚吞舟況大國之樹  
 三輔故事曰桂宮周匝十里內有光明殿走狗臺土山複道橫北度從宮中西上城至神明臺  
 三輔黃圖曰有夜光宮望遠宮昭臺宮蒲桃宮棠梨宮贊陽宮長平宮五柞宮  
 漢宮闕名曰長安有長樂宮未央宮長門宮鼓篋宮承光宮宜春宮池陽宮長平宮黃山宮望仙宮長楊宮集靈宮延壽宮祈年宮通天宮駮娑宮沛宮林光宮甘泉宮龍泉宮首山宮交門宮明光宮五柞宮萬歲宮竹宮壽宮建章宮太一宮思子宮  
見漢書長樂等宮或在京師或在外郡或帝王所居或祠祀所在或因事以置

夜光宮棠梨宮扶荔宮

見三輔黃圖 桂宮見三輔故事 鼎湖宮谷口

官。魏略曰大秦國城中有五宮相去各十里宮室皆以水精為柱食器亦然

郡國誌曰金河府摩磷宮北二十里有石殿一飛橋向岸畫以古賢哲士太常卿蔣少遊制太和五年文明太后來

幸釣得鯉魚一雙長三尺以黃金鑲穿鰓放於池中後皆長五尺沈泛相隨正光元年五月五日天清氣爽聞池內

鏘鏘聲水中驚沸須臾雷電海氣五道自池中屬於天久之乃滅波止水定唯見一魚化為龍矣

又曰秦川宮昔非子到秦於此築宮室

又曰廬山有三宮上宮在懸崖之表人所不及次宮在山巖下兩邊有陰陽溝有石羊馬夾道相對下宮在彭蠡湖際

隋圖經曰大業十六年自江都還洛陽勃於汾州北臨汾

水起汾陽宮即管涔山汾河源所出之處當盛暑之時臨河盥漱即涼風凜然如八九月其地多雨經夏罕有晴日

一日之中倏忽而雨倏忽而晴晴雨未曾經日雖高嶺千仞嶺上居人掘地深二三尺即得清泉用之

壽春圖經曰十宮在縣北五里長阜苑內依林傍澗迎高跨阜隨地形置焉並隋煬帝立也曰歸鴈宮回流宮九里

宮松林宮楓林宮大雷宮小雷宮春草宮九華宮光汾宮是曰十宮

兩京記曰通義坊唐高祖龍潛舊宅武德元年以為通義宮六年高祖臨幸大宴羣臣引見鄰里父老班賜有差貞觀元年立為興聖尼寺焉

又曰大明宮南接京城之北而西接京城之東北隅初高

宗嘗患風痺以宮內湫濕屋宇擁蔽乃於此置宮司農少卿梁孝仁充使製造北據高岡南望爽塏親終南如指掌坊市俯而可窺

東京記曰上陽宮在皇城西南東苑苑東垂南臨洛水西拒穀水上元中韋機充使所造列岸脩廊連亘掘地得銅器似盆而淺中有隱起雙鯉之狀魚間有四篆字曰長宜子孫時人以爲李氏再興之符高宗末年常居此宮以聽政也

兩京記曰上陽宮西有西上陽宮兩宮夾穀水虹橋架迤以通往來○楚辭曰魚鱗屋兮龍堂紫貝闕兮珠宮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七十三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七十四

居處部二

室

說文曰室實也

釋名曰室實也物滿實其中也

毛詩曰斯干宣王考室也築室百堵西南其戶

又曰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鄭箋云如當路築

室得人而與之謀所爲路人之意不同故不得成

又曰彼姝者子在我室兮

又曰宛其死矣他人入室

尚書曰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不肯室矧肯構

周禮冬官匠人曰內有九室九嬪居之外有九室九卿居

之

禮記檀弓下曰晉獻趙文子成室晉大夫發焉文子趙武也作室成晉君獻之謂賀之也諸大夫亦發禮以往也張老曰美哉輪焉美哉奐焉歌於斯哭於斯文子曰武也得歌於斯哭於斯是全要領以從先大夫於九原也北面再拜稽首

又曰室中不翔

又曰儒有一畝之宮環堵之室

左傳襄十五年向戌來聘見孟獻子尤其室日子有令聞而美其室非所望也對曰我在晉吾兄為之毀之重勞且不敢聞

又曰鄭伯有嗜酒為窟室而夜飲酒擊鍾焉朝至未已朝者曰公焉在其人曰吾公在壑谷壑谷窟室

又曰吳公子光伏甲於窟室而享王掘地為室

又曰怒於室而色於市

論語日子游為武城宰子曰汝得人焉耳乎曰有澹臺滅

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澹臺滅明者孔子弟子子

游之同門也修身正行公事乃肯來我室得與之語耳非公事不肯來言無私謂

國語曰智襄子為室美智苗曰美則美矣抑臣亦有懼也

襄子曰何懼對曰臣以秉筆事君記曰高山峻原不生草

木松柏之地其土不植臣懼其不安人也室成三年而智

氏亡說苑同

又曰趙文子為室斲其椽而礮之礮張老夕焉而見之不

謁而歸文子駕而往曰吾不善子亦告我何其速也對曰

天子之室斲其椽而礮之加密石焉諸侯礮之大夫斲之

士首之首之斲其首也備其物義也從其等禮也今子貧而忘義

富而忘禮吾懼不免何以敢告文子歸令勿礮也

春秋繁露曰廣室多陰遠天地之和也故聖人弗為

漢書曰文帝徵賈誼入見上方受釐坐宣室因感鬼神事與誼言之

又曰武帝為寶太主置酒宣室使謁者引內董君是時東方朔陛戟殿下辟戟而前曰董偃斬罪三安得入乎上曰何謂也朔曰偃以人臣私侍公主其罪一也敗男女之化而亂婚姻之禮傷王制其罪二也陛下富於春秋積思於六經留神於王事馳驚於唐虞折節於三代偃不遵經勸學反以靡麗為右奢侈為務盡狗馬之樂極耳目之欲行邪狂之道經淫辟之路是乃國家之大賊人主之大賊師曰蜚魅也音或說者以為短狐非也短狐射工耳於此不當其義今俗猶言魅域矣偃為淫首其罪三也上默然不應良久曰吾業已設飲後而自改朔曰不可夫宣室者先帝之正處也非法度之政不得入焉故淫亂之漸其變為篡是以豎貂為淫而易牙作患慶父死而

魯國全管蔡誅而周室安上曰善有詔止更置酒北宮引

董君從東司馬門入更名東交門蘇林曰以偃從此門入交會於內故以名之也

賜朔黃金三十斤董君之寵由是日衰又霍光傳曰蓋主

等奏廢光光聞止畫室中不敢入帝召入慰勉之注畫室近臣計

畫之室師古曰雕畫之室也

又曰孔光凡典機務十餘年守法度修故事上有所問據

經法以心所安而對不希旨苟合如或不從不敢強諫爭

以是久而安時有所言輒削草藁以為章主之過以奸忠

直人臣大罪也師古曰奸求也奸忠直之名也奸音干也有所薦舉唯恐其人

之聞知沐日歸休兄弟妻子燕語終不及朝省政事或問

光溫室省中樹皆何木也晉灼曰長樂宮中有溫室殿光嘿不應更答

以他語其不泄如是

又曰京房所言屢中天子悅之數召見問房對曰古帝王

以功舉賢卽萬化成瑞應著末世以毀譽取人故功業廢而致災異宜令百官各試其功災異可息詔使房作其事房奏考功課吏法上令公卿朝臣與房會議温室皆以房言煩碎上下相司不可許上意鄉之時部刺史奏事京師上召見諸刺史令房曉以課事刺史復以爲不可行唯御史大夫鄭弘光祿大夫周堪初言不可後善之

又漢三年魏王豹叛漢附楚漢使大將韓信擊虜豹薄姬內人傳詣雒陽織室漢見薄姬內後宮幸之生文帝

後漢書曰祭彤爲太僕從東巡狩過魯坐孔子講堂顧指子路室謂左右曰此太僕之室太僕吾之禦侮也

又曰表闕見時險亂而家門富盛常對兄弟歎曰吾先公福祚後代不能以德守之而競爲驕奢與亂代爭權此卽晉之三郤矣延熹末黨事將作遂散髮絕代欲投跡深林

以母老不宜遠遁乃築土室四周於庭不爲戶自爨納飲食東向拜母母思闕時往就視母去便自掩閉兄弟妻子莫得見也及母歿不爲制服設位時莫能名或以狂生目之潛身十八年黃巾賊起攻沒郡縣百姓驚散闕誦經不移賊相約語不入其閭鄉人就闕避難皆得全免年五十七卒於土室

又曰馬援之攻五溪蠻初軍至下雋有兩道可入從壺頭則路近而水嶮壺頭山名也在今辰州沅陵縣東武陵記此山頭與東海方壺山一相似因名壺頭

從充則塗夷而運遠充縣屬武陵郡帝初以爲疑及軍至耿舒欲從充道援以爲費糧不如進壺頭搃其咽喉搃充賊自破

以事上之帝從援策三月進營壺頭賊乘高守隘船不得上會暑甚士卒多疫死援亦以中病遂困乃穿岸爲室以

避炎氣武陵記曰壺頭山傍有石窟援所穿室也室內有地如數百斛船大云是援之餘靈耳賊每

乘險鼓譟援曳足觀之左右哀其壯意莫不為流涕  
謝承後漢書曰陳蕃家居不好掃室賓客存之者或曰可  
一掃乎蕃曰丈夫當為國家掃除天下豈徒室中乎  
晉書曰嵇含字君道祖喜徐州刺史父蕃太子舍人舍好  
學能屬文家在鞏縣亳丘自號亳丘子門署歸厚之門室  
曰慎終之室

宋書曰武帝六年五月初置陰室于覆舟山脩藏冰也  
唐書曰太子承乾盛農之時營造曲室累月不止左庶子  
于志寧切諫不從

家語曰魯有獨處室者隣人發婦亦獨處室夜暴風雨室  
壞趨而託之魯人閉戶不受

三輔黃圖曰明堂有十二室法十二月

楊龍驤洛陽記曰顯陽殿北有避雷室西有禦龍室

神異經曰西北荒有石室有百二十人同居齊壽千二百  
歲

十洲記曰崑崙山上有瓊華之室

淮南子曰西方有金室

列仙傳曰彭祖殷大夫也歷夏至商末號七百歲歷陽有

彭祖仙室

漢宮殿名曰神明臺武帝造高五丈上有九室今人謂之  
九天臺武帝求神仙恒置九天道士百人○洛陽宮室名  
曰洛陽有望舒涼室含章鞠室清暑涼室

老子曰鑿戶牖以為室當其無有室之用

管子曰堯有衢室之問者下聽於民也事具帝王部

晏子曰景公謂晏子曰寡人欲朝夕相見為夫子築室於  
閨內可乎對曰臣聞之隱而顯近而結唯至賢耳如臣者

飾其容止待令猶恐罪戾也今君近之是遠之也

又曰景公問晏子曰吾欲服聖王之服居聖王之室如此則諸侯其至乎對曰法其節儉則可法其服室無益也

拾遺錄曰老君居反景之室日與世人絕跡

又曰燕昭王坐祗明之室升於泉昭之館此館常有白鳳白鸞遞集其間

列子曰虛室生白張湛注曰夫視有若虛者虛室而純白獨生

莊子曰原憲居園堵之室蓬戶不完桑以為樞瓮以為牖上漏下濕匡坐而絃歌

尸子曰厚積不登高臺不處高室多陽大室多陰故皆不居

呂氏春秋曰高元作室

又曰齊宣王為大室大蓋百畝堂上三百戶三年而未成羣臣莫敢諫

淮南子曰高陽雕將為室問匠人匠人對曰未可也木尚生加塗其木必將撓生材任重塗今雖成後必將敗高陽

雕曰不然夫木枯則益勁塗乾則益輕以勁材任輕塗今雖惡後必善匠人窮辭無以對受命而為之室其始成均

然善也而後果敗

又曰崑崙有璿室

又曰有石城金室

又曰古者民澤颶腹穴鑿崖岸之腹以為密室冬日則不勝雪霜霧露夏日則不勝暑熱蚊蚋聖人乃作為之築土構木以為室屋上棟下宇以蔽風雨以避寒暑百姓安之



說苑曰延陵季子遊于晉曰吾入其都新室惡故室美故  
牆高新牆庫是以知民力屈也  
又曰一室之中有王道焉父母之謂也故君正則百姓治  
父母平則子孫孝慈是以孔子家兒不知倨所以然者生  
而見善教也

新序曰魯哀公為室而大公儀子諫曰室大眾與人處則  
曄少與人處則悲願公適之也曰聞命矣築室者不輟明  
日又諫國小室大百姓必怨吾君諸侯聞之必輕吾國公  
曰聞命矣築室不輟明日又諫曰左昭右穆為室而大以  
臨二先君無乃害於孝乎於是哀公毀室而止

風俗通曰論語夫子宮牆數仞禮記季武子入宮不敢哭  
由是言之宮室一也秦以來尊者以為常號乃避之耳室  
實弟子職曰室中掘手論語曰譬如宮牆由是言之宮其

外室其中也

楚辭曰砥室翠翹結曲瓊

言臥內之室以砥為壁平而滑  
玉鈎也

又曰鑿山楹而為室下披衣於水渚霧濛濛其晨降兮雲

依斐而承宇

又曰網戶朱綴刻方連些冬有奧突奧復室夏室寒事具

居處

又曰築室兮水中葺之以荷盍

又曰像設君室靜閑安高堂邃宇檻層軒○潘岳狹室賦

曰伊余館之褊狹良窮弊而極微

李尤室銘曰室以安寧寢息幽閑室塞空隙遮遏風寒無

曰寂寞屋漏昭然



南禁苑中先作前殿阿房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萬人下可以建五丈之旗周旋為閣自殿下直指南山之巔為復道渡渭屬之咸陽

漢書曰宣帝幸河東之明年鳳凰集上林迺作鳳凰殿以

專具祥瑞  
部鳳皇篇

後漢書曰董卓傳云建安元年七月帝還至洛陽幸楊安殿張楊以為己功故因以楊為名殿

范曄後漢書曰中平三年復修玉堂殿

東觀漢記曰明帝欲起北宮尚書僕射鍾離意上書諫出為魯相後起德陽殿成百官大會上謂公卿曰鍾離尚書若在不得成此殿

魏志明紀云青龍三年丁巳行還洛陽官命有司復崇華殿改名九龍殿又高堂隆傳云帝遂復崇華殿時郡國有

龍九見故改曰九龍殿

又張遼傳曰文帝引遼會建始殿親問破吳賊意狀帝歎息顧左右曰此亦古之邵虎也為起殿舍又特為遼母作殿

晉書曰張駿霸西河於姑臧起謙光殿畫以五色飾以金玉窮盡琦巧四面各起一殿東方曰宜陽青殿南方曰朱陽赤殿西方曰政德白殿北方曰玄武黑殿各同方色各以時居之

晉載記曰石虎於襄國起太武殿於鄴造東西宮至是就太武殿基高二丈八尺以文石絳之下穿伏室置衛士五百人於其中東西七十五步南北六十五步皆漆瓦金鏤銀楹金柱珠簾玉壁窮極伎巧又起靈臺于顯陽殿後選士庶之女以充之後庭服綺縠奇玩者萬餘人內置女官

十有八等教官人星占及馬步射置女太史于靈臺仰觀  
灾祥以考外太史之虛實。魏略曰青龍三年起太極殿  
洛陽故諸宮有却非殿銅馬殿敬法殿清涼殿鳳皇殿嘉  
德殿黃龍殿壽安殿竹殿  
晉中興書曰烈宗起清暑殿識者曰清暑反語楚聲也爲  
殿以酸楚之聲爲號非吉祥也頃烈宗崩相玄自號楚  
又孝武帝造太極殿郭璞筮曰二百一十年此殿爲奴所  
壞後梁武帝毀之捨身爲奴  
范亨燕書曰秋七月丁卯營新殿昌黎大棘城縣河岸崩  
出鐵築頭一千一百七十四枚永樂民郭陵見之詣闕言  
狀以是日到詔曰經始崇殿而築具出人神允協之應也  
趙書曰劉曜召構殿巧手三千人發陽平等十郡車牛五  
千乘運土築建德殿臺

齊書武穆裴皇后傳曰寵姬荀昭華居鳳華柏殿宮內御  
所居壽昌畫殿南閣置白鷺鼓吹二部  
又魏虜傳曰虜主宏率衆至壽陽軍中黑氍行殿皆烏漆  
楯烏漆槩綴以黑蝦蟇幡登八公山賦詩而去  
又禮志曰魏文脩洛陽宮室權都許昌殿狹小元日於城  
南立瓊殿青帷以爲門  
又蕭赤斧子穎胄傳曰建武中荊州大風雨龍入柏齋中  
柱壁上有爪足處刺史蕭欣恐畏不敢居之穎胄改爲嘉  
福殿  
隋書宇文愷傳曰時上北巡愷造觀風行殿上容侍衛者  
數百人離合爲之下施輪輜推移倏忽有若神功戎狄見  
之莫不驚駭  
唐太宗謂侍臣曰今天下無事四夷賓服唯須守此成功

以養百姓因指殿而言曰安百姓者如造此舍經始斯畢安可改移若易一椽增一瓦人足競踐良工揮墨搖其梁棟所壞益多亦猶百姓既安因而撫養若慕奇功變法制不恤其德必致勞擾

又曰太宗謂侍臣曰朕頃覽劉聰傳聰將爲劉后起鷄儀殿廷尉陳元達諫聰大怒命斬之劉后手疏啓請甚切聰怒解而甚媿之人之讀書欲廣聞見然非知之難也朕近於藍田市木將別爲一殿取制兩儀仍構重閣其木已具遠想聰事斯作遂止

又曰高祖引蘇世長宴於披香殿世長酒酣奏曰此隋煬帝之所作耶何雕麗之若此高祖曰卿好諫似直其心實詐豈不知此殿是吾所造何須姦詭疑煬帝乎對曰臣實不知但見傾宮鹿臺琉璃之瓦並非受命帝王愛民節用

之所爲也若是陛下作此誠非所宜臣昔在武功幸獲陪侍見陛下宅宇纔蔽風雨當彼時亦以爲足今因隋之侈民不堪命數歸有道而陛下得之實謂懲其奢淫不忘儉約今初有天下而於隋宮之內又加雕飭欲撥其亂寧可得乎高祖每優容之

又曰玄宗嘗召張說及禮官學士等賜宴於集仙殿上謂說曰今與卿等賢才同宴於此宜改殿爲集賢殿因下制改麗正書院爲集賢殿書院

又曰麗正殿高宗降誕之所開元中繕寫圖籍貯之洛陽宮殿簿有明光殿三秦記曰明光殿在桂宮中皆以金玉珠璣爲簾晝夜光明左太沖吳都賦曰飾赤烏之曄曄是也

三輔宮殿名曰未央宮有騏驎殿椒房殿

又曰長樂宮前殿宣德殿通光殿高明殿

漢宮閣名曰長安有臨華殿神仙殿高門殿朱鳥殿曾城殿宣室殿承明殿鳳皇殿飛雲殿昭陽殿鴛鴦殿鈎臺殿合懽殿蕭何殿曹參殿韓信殿

成都記曰隋蜀王秀常造一殿飛鳥不止其上

戴延之西征記曰太極殿上有金井闌金搏山金鹿盧蛟龍負山於井上又有金師子

伏滔北征記曰梁城東有韓馮墓去城三里東蘭殿是宋王住殿

山謙之丹陽記曰太極殿周制路寢也秦漢曰前殿今稱太極曰前殿洛宮之號始自魏案史記秦皇改命宮爲廟以擬太極魏號正殿爲太極蓋採其義而加以太亦猶漢夏門魏加曰大夏耳咸康中散騎侍郎庾闡議求改太爲

泰蓋謬矣東西堂亦魏制於周小寢也皇后正殿曰顯陽東曰含章西曰徽音又洛宮之舊也含章名起後漢顯陽徽音亦起魏曰明陽晉避文帝諱改爲此周禮亦有路寢小寢又其制度也

登真隱訣曰寥陽殿大和殿皆曰玉清宮中殿名

西京雜記曰漢成帝設雲帳雲帷雲幕於甘泉紫殿謂之三雲殿

漢官典職曰德陽殿周旋容萬人激洛水於殿下

郡國志曰秦州上邽縣北十六里有無彊古殿基後魏太武築也

王子年拾遺記曰漢成帝造飛行殿方丈如今之輦選期門羽林之士負之而趨一名雲雷宮

兩京記曰東京五殿蔭殿也壁厚五丈高九十尺東西房

廊皆五十餘間西院有庫厨東院有教坊內庫高宗常御此殿

又曰流盃殿東西廊殿南頭兩邊皆有亭子以閒山池此殿上作漆渠九曲從陶光園引水入渠隋煬帝常於此為曲水之飲在東都

又曰含元殿陞上高於平地四十餘丈南去丹鳳門四百步

王文考魯靈光殿賦序曰魯靈光殿者蓋漢景帝程姬之子恭王餘之所立也初恭王始都下國好治宮室遂因魯僖基兆而營焉遭漢中微盜賊奔突自西京未央建章之殿皆見隳壤而靈光巋然獨存意者豈非神明依憑支持以保漢室者耶然其規矩制度上應星宿亦所以永安也晉宮閣名曰太極殿十二間徽音殿顯陽殿暉章殿含章

殿建始殿仁壽殿百福殿清暑殿章華殿嘉福殿宣光殿

修明殿嘉樂殿芙蓉殿崇光殿華光殿蔬圃殿華德殿九

華殿右五殿有華林園章陽殿百兒殿芳德殿靈圃殿承光殿永

寧殿景福殿延休殿百子殿虞清殿淵冥殿安昌殿

建康宮殿簿曰林光殿在縣東北十里潮溝村覆舟山前

晉以為藥園

又曰陳永初中於臺城中起昭德嘉德壽安乾明有覺等

殿

又曰光嚴殿在縣東北六里景陽山東嶺南起重雲光嚴

二殿前為兩樓

又曰梁於臺城中立曾城觀觀歷四代修理更起重閣上

閒山名重雲殿下名光嚴殿

又曰太初宮中有神龍殿去縣三里左太冲吳都賦曰杭

神龍之華殿是也

又曰臺城溫德門內又起三善長春勝辯等殿

又曰鳳光殿在縣東北五里一百步舊臺城內

又曰宋於臺城立正福清曜等殿

又曰臺城中有麗譙閣麗日殿飛香三重閣

又曰臺城溫德門內有永貞溫文文思壽安等殿

輿地志曰未央後宮有鴛鴦昭陽飛翔增城合觀蘭林坡

香鳳凰等八殿

又曰丹陽郡建康縣文德殿梁武帝移張衡渾儀置此殿

又曰洛陽有顯陽殿皇后正殿也魏明所建

又曰丹陽郡建康縣臺城華光殿梁武帝大通中毀施與

草堂寺人洗取朱貨直百萬以其地起重閣七間

又曰丹陽郡建康縣臺城寶雲殿梁武帝以施佛寺

又曰丹陽郡建康縣臺城惠輪殿梁武帝亦供養佛

又曰洛陽昭陽殿魏明所治在太極之北鑄黃龍高四丈

鳳皇二丈置殿前

又曰新安郡新始縣西十里有大宰殿晉武陵王晞爲太

宰相溫詐言其反徙新安立第於此葬第側後喪還都今

空冢在

楊龍驤洛城記曰顯陽殿北有雲氣殿

洛陽宮殿簿曰明光殿徽音殿式乾殿暉章殿含章殿建

始殿仁壽殿嘉福殿百福殿芙蓉殿九華殿蔬圃殿華光

殿崇光殿

建康宮闕簿曰赤烏殿在縣東北五里吳昭明宮內

注水經曰孔子廟東南立百步雙石闕卽靈光之南闕北

百餘步卽靈光殿基東西二十丈南北十二丈高丈餘東



西廊廡別舍中間方七百餘步闕之東北有浴池池方四十餘步池中有釣臺方十步池臺之基岸悉石也遺基尙整故王延壽賦曰周行數里仰不見日者也是漢景帝程姬子魯恭王之所造也殿之東南卽泮宮也在高門直北道西宮中有臺高八十尺臺南水東西一百步南北六十步臺西水南北四百步東西六十步臺池咸結石爲之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七十五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七十五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七十六

居處部四

堂附皇

堂

樓

說文堂殿也

釋名曰堂猶堂堂高顯見也

禮記曰堂上不趨堂上接武堂下布武

又曰將上堂聲必揚

又曰禮有以高爲貴者天子之堂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

又曰觀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下堂而見諸侯天子之失

也由夷王以下

尚書大傳曰天子堂廣九雉諸侯七雉伯子男五雉雉三尺也

續漢書曰中平二年造萬金堂於西園  
三十國春秋西涼傳曰李暠於南門外臨水起堂名曰靖  
恭堂以議朝政閱武事堂成圖讚自古明王忠臣孝子貞  
女暠自爲序以明覽戒文武羣寮亦皆圖焉是月白雀翔  
于靖恭暠頌之

梁書曰高祖五年改闕武堂爲德陽堂聽訟堂爲議賢堂  
後魏書任城王澄從高祖於觀德殿高祖曰射以觀德次  
之疑閑堂高祖曰名要有其義此堂天子閑居之義不可  
縱奢以忘儉自安以忘危故此堂後作茅茨堂謂李仲曰  
此東曰步元廡西曰遊凱廡此坐雖非唐堯之君卿等當  
無媿於元凱沖對曰臣旣遭唐堯之君不敢辭元凱之譽  
高祖曰光景垂落朕同宗則有載考之義卿等將出無遠  
何得默爾德音卽命黃門郎崔光鄴郭雅邢巒崔休等賦

詩志燭至公卿辭高祖曰在夜載考宗族之義卿等且還  
朕與諸王宗室欲成此夜飲

和苞漢趙記曰劉聰嘉平三年廷尉陳元達極諫聰怒將  
斬之聰時幸逍遙園李中堂元達抱堂下樹叫曰臣所言  
者社稷之計聰免之於是易李中堂爲愧賢堂○北史齊  
文襄於鄴東起山池遊觀河間王孝瑜遂於第作水堂龍  
植幡稍於舟上數集諸弟宴射爲樂武成幸其第見而悅  
之故盛典後園之翫於是貴賤慕效處處營造

又曰若干惠事母以孝聞周文嘗造射堂新成與諸將宴  
射惠竊歎曰親老矣何時辨此周文聞之卽日徙堂於惠  
宅

論衡曰王者之堂墨子稱堯舜堂高三尺儒家以爲卑下  
假使之然高三尺之堂莫莢生於階下須臨堂察之乃知

英數夫起視堂下之焚孰與懸日曆於辰坐顧輒見之也  
風俗通曰殿堂象東井桁形刻作荷菱菱水物也所以厭  
火

晉宮閣名曰洛陽宮有則百堂螽斯堂休徵堂廷祿堂仁  
壽堂綏福堂含芳堂樂日堂椒華堂芳音堂顯成堂承光  
堂五福堂嘉寧堂

瑞應圖帝琴堂前有二楠樹連理改琴堂爲連理堂

華陽國志曰文翁立講堂作石室一曰玉堂在城南初堂  
遇火太守更脩立又增二石室

虞氏家記曰虞潭爲右衛將軍太夫人年高求解職被詔  
不聽特假百日迎母東歸起養親堂親集會作詩言志  
齊地記曰臨淄城西門外有古講堂基柱猶存齊宣王脩  
文學處也

拾遺記曰董偃常卧延清之堂設火齊屏風

又曰海人獻龍膏爲燈於燕昭王王坐通雲之堂具

王子年拾遺記漢武息於延涼室卧夢李夫人授帝蘅蕪  
之香帝驚起而香氣猶著衣枕歷月不歇帝弥思涕乃改  
延涼室爲遺芬夢堂

襄沔記白馬泉每年刺史三月上旬於此泉起曲水流杯  
堂引泉水爲袂襖之所臨時構造事竟毀除其流杯堂本  
在壘城西

郡國志王屋縣有孔子學堂西南七里石室臨大河水  
勢湍急五里之間寂無水聲如似聽義

又曰齊桓公官城西門外有講堂齊宣王立此學也故稱  
爲稷下學莒子如齊盟于稷門此也

宋永初山川古今記永康縣縉雲堂黃帝鍊丹處

又曰費北有積弩堂  
益州記文翁學堂在城南

羊頭山記太學堂洛陽南開陽門外長十丈廣三丈堂前  
石經四部本碑凡四十八枚西尚書周易公羊十六碑南  
禮記五碑東論語三碑有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蔡邕名  
又曰聖壽堂石虎造垂玉佩八百大小鏡二萬枚丁香末  
爲泥油瓦四面垂金鈴一萬枚去鄴三十里聞響

十洲記曰崑崙山有光碧之堂西王母所居

郡國志雞陂之側卽春申君假居之殿也後太守居之以  
數失火故塗以雄黃遂名黃堂

說苑曰聖人之於天下譬如一堂之上也今有滿堂飲酒  
者一人獨纍然向隅而泣則一堂之人皆不樂矣

管子曰堂上遠於百里門庭遠於萬里今步者一日百里

之情通堂上有事十日而君不聞步者十日千里之情通  
堂下有事一月而君不聞步者百日萬里之情通門庭有  
事暮年而君不聞此謂遠於萬里也

漢武內傳曰上元夫人言西王母有六甲之術用之可以  
遊景雲之宮登流霞之堂

漢武故事曰玉堂去地十二丈基堦皆用玉

東京賦金華玉堂白虎麒麟

潘尼詩曰鸞鳳棲堂廡不若翔廖廓

文選天台山賦玉堂蔭映乎高隅

楚辭曰魚鱗屋兮龍堂

古詩曰黃金爲君門白玉爲君堂庭中生桂樹華燈何煌  
煌

堂皇附

漢書曰坐堂皇上室而無四壁曰皇也  
廣雅曰堂皇合殿也

洛陽記曰洛陽宮有桃閣堂皇杏間堂皇榛閒堂皇竹閒  
堂皇李閒堂皇魚梁堂皇醴泉堂皇百戲堂皇

晉宮闕名曰洛陽宮有水碓堂皇擇果堂皇

陸機四言詩序曰天子宴朝士於宣猷堂皇遂命機賦詩

樓

爾雅曰狹而脩曲曰樓

說文曰樓重屋也櫟澤中守草樓也

釋名曰樓有戶牖諸孔婁婁然也

史記曰方士言武帝曰黃帝為五城十二樓以候神人帝

乃立神明臺井幹樓高五十丈輦道相屬

漢書曰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明堂圖中有一殿四面無

壁以茅蓋通水園宮垣為複道上有樓從西南入蓋樓之  
始也又郊祀志曰其南有玉堂璧門大鳥之屬立神明臺  
井幹樓高五十丈輦道相屬焉顏師古注曰漢官闕疏云  
神明臺高五十丈上有九室

東觀漢記曰公孫述造十層赤樓也

後漢書曰張奐傳初奐為武威太守其妻懷孕夢帶奐印

綬登樓而歌占者曰必將生男復臨茲郡命終此樓既而

子猛以建安中為武威太守殺刺史州兵圍之急猛耻見

擒乃登樓自焚而死

又曰黃昌為郡守陝縣彭氏造高樓臨道昌行縣彭氏婦

人輒升高樓而觀昌乃殺之

蜀志周羣作小樓多令奴更直臺上視天纔有一氣即白

群

晉書曰石崇作樓令婢綠珠作歌舞於上孫秀求綠珠不得及崇被收方在樓上謂珠曰吾今為汝死矣珠乃墜樓而死

又曰於石頭東城內起高樓加累入於霄漢連堞帶於積水署曰入漢樓

宋書曰大明元年五月王子紫氣出景陽樓狀如煙薄久之詔改景陽為景雲樓

趙書曰趙梁襲長安秦王業奔射鴈樓格戰至天明不拔齊書曰東昏侯後宮起仙華神仙玉壽諸殿窮極綺麗刻畫雕綵以麝香雜香塗壁時世祖與光樓上施青漆世謂

之青樓帝曰武帝不巧何不純用瑠璃

又曰焦度嘗戰敗逃于宮亭湖中江州刺史王景文誘降復拒沈攸之於郢城登樓詈辱攸之攸之攻不能下至今

呼此樓為焦度樓也

又魏虜傳曰虜自佛狸世至萬民世增雕飾正殿西築臺謂之白樓樓南又有伺星樓

梁書處士陶弘景傳曰弘景止于句容之句曲山永明初更築三層樓弘景處其上弟子居其中賓客至其下又曰

大同十年幸蘭陵因賦歸舊鄉詩己酉幸京口城北固樓曰此不足以固守然北望江山實為壯觀乃改名北顧因

幸迴賓亭宴帝鄉故老及迎候者少長數千人各資錢三千文

周書曰孫儉傳曰為荊州刺史人安其業吏人表請為儉構清德樓樹碑刻頌朝議許焉

盛弘之荊州記曰西鄂城東有三女樓稚歿三女造此樓於墓所

老君本記曰周康王時文始真人結草爲樓占星候氣。○  
登真隱訣曰長綿樓上清太上宮名玉晨道君所居吳越  
春秋曰會稽郡小城勾踐築周千一百二十步西北立爲  
龍翼樓  
世說曰桓征西治江陵城甚麗顧長康曰遙望曾城丹樓  
如霞  
墨子曰備城三十步置坐候樓樓出堞四尺百步一木樓  
樓前面九尺高七尺二百步一立樓去城中二丈五尺  
洛陽地記曰洛陽城內西北角有金墉城東北角有樓高  
百尺魏文帝造也  
盛弘之荊州記曰荊州城西百餘步有棲霞樓臨川康王  
所置  
吳越春秋曰范蠡爲勾踐立飛翼樓以象天門爲兩繆繞

棟以象龍角

羊頭山記曰原城西門南角有萬歲樓俗傳飛入江常以  
鐵鑱維之又樓上時見一道白氣如煙刺史必死輕者貶  
謫州人至今爲常候

郡國誌定州安縣城上樓謂之神女樓

又曰馬邑白樓卽後魏納姚興女爲后后悲思因造此樓  
登望飾以鈿粉故名之

又曰金華縣因山爲名城南臨溪水高阜有上樓名曰玄  
暢樓宋沈約造以吟詠於此處

韋述兩京新記曰上陽宮有麗青臺浴日樓

十洲記曰崑崙山有玉樓十二層  
虞氏家記曰吳山城白門蓋吳王闔閭所作也至秦始皇  
帝守宮吏燭鸞窟失火燒宮而此樓故存

瀨鄉記曰老子廟有皇天樓九柱樓靜念樓皆畫仙人雲氣

表彥伯羅山疏曰仰望石樓眇然在雲中

金陵地記吳嘉禾元年於桂林苑落星山起三層樓名曰落星樓

吳都賦曰享戎旅於落星之樓

世說曰凌雲臺樓觀極精巧先稱平衆材輕重當宜然後造構乃無錙銖相負揭臺雖高峻恒隨風搖動魏明帝登臺懼其勢危別以大材持之樓即便頽壞論者謂輕重力偏故也

九江錄曰庾亮在武昌諸佐吏殷浩等乘秋夜佳景共登南樓俄而不覺亮至衆將避之公曰老子於此興復不淺便坐談詠至今名庾公樓

幽明錄曰鄴城鳳陽門五層樓去地二十丈安金鳳凰二頭於其上一頭飛入漳河即見在水底一頭今猶存

水經鄧州伯陵山上有入鄉樓

益州記曰成都有百尺樓

晉宮閣名曰洛陽有鳳凰樓

詩曰西北有高樓上與浮雲齊

樂府詩曰日出東南隅照我秦氏樓

漢宮閣名曰長安有馬伯騫樓又有貞女樓

晉宮閣名晉有伺星樓

又曰總章觀儀鳳樓在觀上廣望觀之南又別有翔鳳樓

又有慶雲樓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七十六

文齊皇聖對  
晉書謝安曰安嘗與諸人遊山陰雪後  
梁祿精曰日出東南隅照井桑夫對  
精曰西北有高峰土與飲盡飲  
晉書謝安曰安嘗與諸人遊山陰雪後  
蓋秋景曰知春百尺對  
謝安其上一飯乘人新所圖其分木凡一題合餘容  
萬國遠日曉風風翻四正清林去賦二十七次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七十七

居處部五

臺上

爾雅曰觀四方高曰臺積土四有木曰榭

釋名曰臺持也言築土堅高能自勝持也

尚書曰散鹿臺之財

毛詩曰經始勿亟庶民子來謂文王之作靈臺也

又曰新臺刺衛宣公也納彼之妻作新臺于河上而要之

國人惡之而作是詩

禮記月令五月可以居高明可以處臺榭

左傳曰夏啓有鈞臺之饗

又曰宋平公築臺妨於農收子罕請俟農功之畢公弗許

築者謹曰澤門之哲實與我役邑中之黔實慰其心子罕

邑中子罕聞之親執朴以行築而扶其不勉者曰吾儕小人皆有闔廬以避燥濕寒暑今君為一臺而不速成何以為役謳者乃止

又曰晉靈公不君從臺上彈人觀其避丸者

又曰楚子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

又曰有蚺自泉臺出入于國秋聲姜薨毀泉臺也而要之

史記曰秦皇作琅琊臺刊石頌德

又曰晉靈公造九層之臺孫息曰臣能累十二碁加一鷄

子於上公曰危哉息曰公造九層之臺三年不成實危於此公乃止

又曰趙武靈王為野臺以望齊中之山境徐廣注野一作望齊也

又曰蜀寡婦清其先得丹穴徐廣曰涪陵出丹也而擅其利數世家

亦不訾

謂其多不訾量清寡婦也能守其業用財自衛不見侵

犯秦皇帝以為貞婦而為築女懷清臺

又曰淮南王安立思仙臺

又曰楚靈王為章華之臺伍舉諫曰昔者莊王為匏居之臺高不過望國氛大不過容宴豆

又曰燕昭王置千金於臺上以延天下士謂之黃金臺

又曰子路聞蒯瞶入馳往入城造蒯瞶蒯瞶與孔悝登臺

子路曰君焉用孔悝請得而殺之蒯瞶弗聽於是子路欲

燔臺蒯瞶懼乃下石乞壺厲攻子路斷纓子路曰君子死

冠不免結纓而死

又曰漢武帝起柏梁臺高數十丈悉以香柏香聞數十里

漢書郊祀志曰王莽篡位二年好神仙事以方士言起八

風臺於宮中臺成作樂其上

太平御覽

卷一百七十一

二

史記曰漢武帝元封二年公孫卿言於帝曰仙人好樓居  
帝乃使卿持節候神作通天臺高三十丈雷雨悉在其下  
去長安三百里望見長安城武帝祭天臺舞八歲童女三  
百人置祠具招仙人祭太乙令人升通天臺以候天神天  
神既下祭所若大流星乃舉烽火而就行宮望拜上有承  
露盤仙人掌擎玉盃承雲表之露元鳳閒臺自毀椽桷皆  
化爲龍鳳隨風雨飛去西京賦曰通天眇而竦峙經百常  
而基擢上班華以交紛下刻峭而若削也

又藝文志曰曲臺記后倉記七篇如淳注曰行禮射曲臺  
后倉爲記故曰曲臺

又曰趙武靈王建繫臺於邯鄲

又曰文帝嘗欲作露臺計之直百金曰百金中民十家之  
產也吾奉先帝宮室常恐差之何以臺爲

又曰貳師擊右賢王召李陵使爲貳師將軍輜重陵召見

武臺師古曰未央叩頭自請曰臣所將屯邊者皆荆楚勇

士奇材劍客也力扼虎射命中願得自當一隊到蘭于山

南以分單于兵毋令專鄉貳師軍上曰將軍惡相屬邪吾

發軍多無騎予女陵對曰無所事騎師古曰猶言不事須騎也臣願以

少擊衆步兵五千涉單于庭上壯而許之

後漢書曰永平初馬援女立爲皇后顯宗圖畫建初中名

臣列將於雲臺雲臺在以椒房故獨不及援東平王蒼觀

圖言於帝曰何不畫伏波像帝笑而不言○魏志曰武帝

建安十五年作銅雀臺十八年作金虎臺又作冰井臺

魏略曰黃初五年文帝東征留郭后於永始臺霖雨城樓

多壞有司請移止后曰昔楚昭王出遊貞姜留漸臺江水

至使迎而無符不去卒沒今帝在遠未有急而移止奈何

也

何晏景福殿賦曰鎮以崇臺實曰永始複道重閣猖狂是俟

吳志曰孫權於武昌臨釣臺飲酒大忻歡使人以水灑羣臣曰今日酣飲醉墮臺乃止昭曰紂為糟丘酒池長夜之飲當時亦以為樂不以為惡權有慙色而罷

晉書曰汝南文成王亮太妃伏氏嘗有小疾被於水亮兄弟三人侍從並持節鼓吹震耀洛濱武帝登陵雲臺望見曰伏妃何可謂富貴矣

又曰范甯為豫章太守大設庠序遣往交州採磬石以供學用改革舊制不拘常憲遠近至者千餘人資給衆費一出私祿并取郡四姓子弟皆充學生課讀五經又起學臺功用彌廣

又曰涼張茂築靈鈞臺周輪八十餘堵其高九仞武陵人閻魯夜叩門呼曰武公遣我來曰何故勞百姓築臺乎姑臧令辛巖以魯妖妄請殺之茂曰吾信勞人魯稱先君之令何謂妖乎太府主簿馬魴曰今世難未夷唯當弘尚道素不宜勞役崇飾臺榭比年已來轉覺衆務日奢於往每所經營輕違雅度實非士女所望於明公茂曰吾過也命止作役

崔鴻十六國春秋夏錄曰赫連勃勃大破南涼僭擅于百井殺衆數萬以人頭為京觀號曰髑髏臺

韓子曰景公與晏子游少海登相寢之臺望其國曰美哉煥乎後世將執有之晏子曰其田氏乎曰寡人有國如田氏有之為之柰何對曰君若欲奪之則近賢遠不肖治其煩亂緩其刑罰振貧窮恤孤寡行惠而好儉民將歸君雖

卜田氏其如君何

又曰越王伐吳先宣言吾聞吳王築如皇之臺掘淵泉之池罷苦百姓剪財貨以盡民力余為民誅之  
幽明錄曰海中有金臺出水百丈結構巧麗窮極神功橫巖雲渚竦曜星河也

晏子春秋曰景公起大臺歲寒役者皆凍晏子遂如臺執朴鞭其不務者曰吾細人也皆有闔廬以避燥濕今君為一臺而不速成國人皆以晏子助君虐也晏子歸而君令罷役仲尼曰古之善為臣者美名歸之君災禍及之身  
陸賈新語曰楚靈王作乾溪之臺立百仞之高欲登浮雲窺天上

王孫子曰昔衛靈公坐重華之臺侍御數百隨珠照日羅衣從風仲叔御諫曰昔桀行此而滅紂用此以亡今四境

內侵諸侯加兵土地日削內寵無乃太盛歟公下席再拜曰寡人過矣於是出宮女數百人百姓大悅子貢聞之曰所謂能受諫也

賈子曰翟王使使之楚楚王誇之饗于章華之臺三休乃至○南雍州記曰隆中諸葛亮故宅有舊井一今涸無水盛弘之記曰宅西有三間屋基跡極高云是孔明避水臺先有人姓董居之滅門後無復敢有住者齊建武中有人修井得一石枕高一尺二寸長九寸獻晉安王習鑿齒又為宅銘今宅院見在

樓觀本記曰尹喜宅南山阜上仙館舍即大夫觀望之臺也昔老君於此山騰空時人因號曰老子陵蓋非墳墓也故爾雅曰大陸曰阜大阜曰陵此之謂矣  
新序曰桀作瑤臺殫百姓之財伊尹諫之桀曰吾有天下

猶天有日日亡乎吾亡矣

又曰魏王將欲為中天之臺曰敢諫者死許綰入曰聞大王將為中天之臺願加一力王曰子何力能加曰臣聞天與地相去萬五千里今王因而半之當立七千五百里高其趾當方八千里盡王之不足以為臺趾古者堯舜建諸侯五千里王必願為臺先起兵伐諸侯盡有地猶不足又伐四夷得方八千里乃足以為臺趾材木之積人徒之衆食廩之輸以千萬億度八千里之外當定農畝之地足以奉給王臺具者已備乃可作王默然而罷

又曰紂為鹿臺十年乃成大三里高千尺臨望雲雨故天下叛  
沉懷遠南越志曰熙安縣東南有圓岡高十丈四面為羊腸道論者曰尉他登此望漢而朝名曰朝臺也

裴淵廣州記曰尉他築臺以朝漢室圓基千步直峭百丈螺道登進頂上三畝朔望升拜號為朝臺  
戴延之西征記曰許昌城本許由所居大城東北九里有許由臺高六丈廣三十步長六十步由耻聞堯讓而登此山邑人慕德故立此臺

管子曰困倉寡而臺榭繁者藏不足以供其費臺榭相望者其上下相怨也  
三輔故事曰未央宮前有東山臺釣臺倉池中漸臺  
韓詩外傳曰趙簡子有臣曰周舍立於門下抱筆執牘從之書過簡子與之居無幾死後與諸大夫飲於洪波之臺酒酣泣曰千羊之皮不如狐之一腋衆人之唯唯不如周舍之諤諤今舍死吾亡無日矣  
說苑楚莊王與晉戰勝之懼諸侯之畏己也乃築為五仞

之臺臺成而觴諸侯諸侯請約莊王曰我薄德之人也諸侯請為觴皆仰而曰將將之臺窅窅其謀我言而不尚諸侯伐之於是遠者來朝近者入賓

又曰齊景公為露寢之臺成而不通焉柏常騫曰為臺甚急臺成君何為不通焉公曰然梟昔鳴昔鳴者其聲無不為也吾惡之甚是以不通焉柏常騫曰臣請禳而去之公曰何具對曰築新室為置白茅焉柏常騫夜用事明日問公曰今其聞梟聲乎公曰一鳴而不復聞使人往視之梟當陞布翼伏地而死

家語曰楚王將游荆臺司馬子期諫王怒令尹子西駕於殿下曰今荆臺之觀不可失也王喜子西出從十里還引轡而止曰夫子期忠臣也若臣諛臣也願王賞忠而誅諛也王乃還

五經異義曰天子有三臺靈臺以觀天文時臺以觀四時施化圉臺以觀鳥獸魚鼈諸侯卑不得觀天文無靈臺但有時臺圉臺

歸藏曰夏后啓筮享神於晉之靈臺作璿臺

山海經曰享神於大陵而上鈞臺

老子曰九層之臺起於累土

又曰眾人熙熙如春登臺

伏滔地記曰琅琊城東南十里有郎山即古郎琊臺也秦始皇二十八年至琅琊大樂之留三月作郎琊臺臺亦孤山也然高顯出於眾山之上高五里下周二十餘里山上壘石為臺石形如塼長八尺廣四尺厚尺半三級而上級高三丈上級平敞二百餘步刊石立碑記秦功德漢武帝亦登此臺

吳越春秋曰楚靈王立建章華之臺與群臣登焉王曰臺美伍舉曰臣聞國君服寵以爲美安民以爲樂克聽以爲聰致遠以爲明不聞土木之崇高蟲鏤之刻畫金石之音絲竹之悽唳以之爲美昔前王爲匏居之臺高不過望國氛大不過容宴豆士不妨守備用不煩官府民不敗時務官不易朝市今君爲此臺七年國人怨焉財用盡焉年穀敗焉百姓煩焉諸侯忿怨卿士訕譏豈前王之所盛人君之所美者乎臣之誠愚不知所謂也靈王納之卽除工去飾不遊於臺

又曰范蠡於東武山起遊臺其上東南爲司馬門立增樓冠其山巔以爲靈臺起離宮於淮陽中宿臺在於高平篤臺在於成丘立苑於樂野燕臺在於石室齋臺在於襟山勾踐之出遊也休息石室食於令廚

又曰吳王闔閭治宮室立射臺於安里華池在平昌南城宮在長樂闔閭出入遊卧秋冬治於城中春夏治於姑胥之臺旦食組山晝遊胥臺射於鷗陂馳於遊臺興樂石城又曰越得神木一雙大二十圍長五十尋陽爲文梓陰爲欂櫨巧工施校制以規繩雕治圓轉刻削磨礪分以丹青錯畫文章嬰以白璧鏤以黃金狀類龍蛇文彩生光乃使大夫種獻之於吳王曰東海役臣孤勾踐使臣種敢因下吏聞於左右賴大王之力竊爲小殿有餘材再拜獻之吳王大悅子胥諫曰王勿受昔者桀爲靈臺紂起鹿臺陰陽不和寒暑不時五穀不熟自取其災民虛國變遂取滅亡大王受之後必爲越所戮吳王不聽遂受而起姑胥之臺三年聚材五年乃成高見二百里行步之人道死巷哭不輟嗟嘻之聲民疲士苦人不聊生



帝王世紀曰周赧王雖居天子之位爲諸侯所侵逼與家人無異賞於民無以歸之乃上臺以避之故周人因名其臺曰逃債臺故洛陽南宮窳臺是也

呂氏春秋曰有娥氏有二佚女爲九成臺飲食必以獻戴延之西征記曰官度臺去青口澤六十里魏武造也破表紹於此

楊龍驤洛陽記曰凌雲臺高二十三丈登之見孟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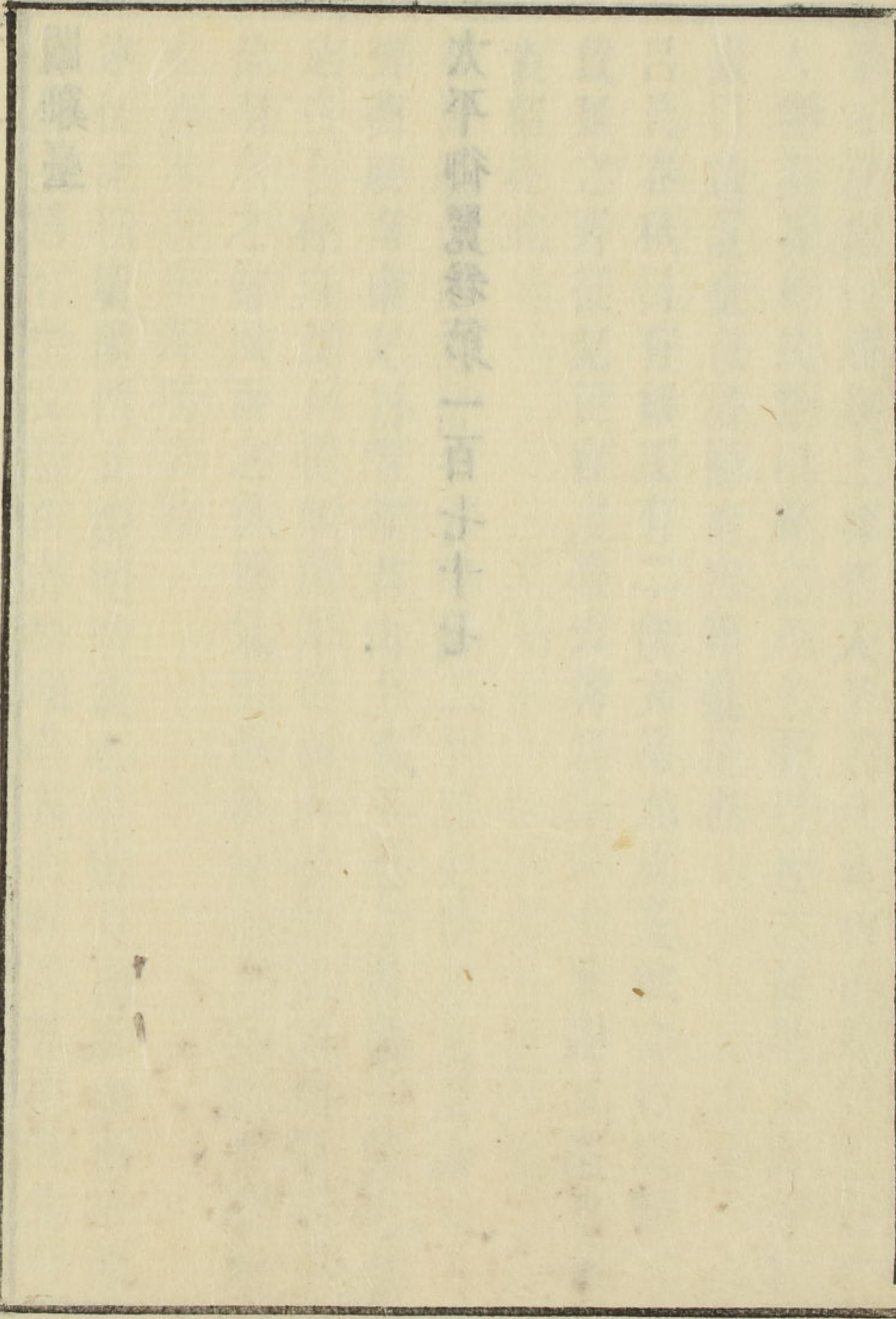
鄧德明南康記曰雩都君山上有玉臺方廣數丈周迴盡是白石柱自然石覆如屋形也四面多松杉遙眺峩峩嚮像羽人之館風雨之後景氣明淨頗聞山上有鼓吹之聲山都木客爲儼唱之節

述征記曰廣陽門北魏明帝流杯池猶有處所池西平原懿公主第有皇女臺西南劉曜壘壘西曜試弩棚西北有

鬪雞臺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七十七

太平御覽卷一百七十八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七十八

居處部六

臺下

王子年拾遺記曰秦始皇起雲明臺窮四方之珍木搜天下之巧工南得煙丘碧桂酈水然沙賁都朱泥雲岡素竹東得葱巒錦柏縹椹龍松於寒河星柘西得漏海浮金狼淵羽壁條嶂霞桑北得冥阜乾漆陰坂文杞褰流黑魄暗海香瓊珍異是集有二人皆騰虛緣木揮斤斧於空中子時興功至午時已畢秦人謂之子午臺又曰二客於子午之地各起一臺

又曰燕昭二年海人乘霞舟以雕壺盛數斗膏以獻王王坐通雲堂亦曰通霞之臺以龍膏為燈光耀百里煙色丹紫國人望之咸言瑞光也遙拜之燈以火浣布為纏山西

有照石去石十里見人物之影如鏡焉碎石片片皆能照人而質方一丈則重一兩昭王春此石爲泥泥於通霞之臺與西王母遊居此臺上常有鍾鼓琴瑟鳴神光照耀如日月之出臺左右種恒春之樹葉如蓮花芬芳似桂花隨四時之色

又曰魏明帝卽位五年起靈禽之園方國所獻異鳥殊獸皆畜此園也時昆明國貢嗽金鳥國人曰其地去涼州九千里出此鳥形如雀色黃毛羽柔密常翱翔海上羅者得之以爲至瑞聞大魏之德被於荒遠故越山航海來獻大國帝得此鳥畜於靈禽之園飴以眞珠飲以龜腦鳥常吐金屑如粟鑄之以爲器服昔漢武帝時有獻大雀此類也此鳥畏雪霜乃起小屋以處之名曰辟寒臺皆用水精爲戶牖使內外通光而風露恒隔宮人爭以鳥所吐之金用

飾釵珮謂之辟寒金宮人相嘲曰不服辟寒金卽得帝王心於是媚惑者亂爭此寶以爲身飾及行卧皆懷挾以要寵也魏代喪滅珍寶池臺鞠爲煨燼嗽金之鳥亦自高翔也  
又曰周靈王二十三年起昆昭之臺一名宣昭之臺聚天下異木神工得嶠谷隱生之樹臺用足矣其木有龍虵百獸之形飾水精爲泥臺高百丈升之以望雲色時有萇弘能招致神異王登臺忽見二人乘空而至乘遊飛之輦駕以青螭其衣皆縫緝毛羽王卽迎之上席時天下大旱地裂木然一人先唱能爲霜雪引氣一噴則雲起雪飛坐者皆口禁井池冰堅可琢久設狐腋素裘紫羆文褥褥是西域所獻施於臺上又一人以指彈席上面暄風入室裘褥皆弃臺下

又曰魏文帝築臺基高四十丈列燭置於臺下名曰燭臺  
遠望如列星之墜也以處美人薛靈芸焉  
又曰魏明帝起凌雲臺躬自掘土羣臣皆負畚鍤時陰寒  
役者多死高堂隆等諫之不聽累年而畢  
又曰魏文帝時黃星炳夜乃起畢昂臺以祀星  
又曰吳主潘夫人之父坐法夫人輸入織室夫人容態少  
儔爲江東絕色同幽者百餘人有司聞於吳主使圖其容  
貌夫人憂感不食減瘦改形工人寫其真狀以進吳主吳  
主見圖而嘉之以琥珀如意撫按則折嗟曰此神女也愁  
貌尚能感人況在懽樂乃命雕輪就織室納于後宮果以  
姿色獲寵每與夫人遊昭宣之臺恣意幸適旣盡酣醉唾  
於玉壺中使侍婢寫於臺下得火齊指環即挂石榴枝上  
因其處起臺名曰環榴臺時有諫者云今吳蜀爭雄環劉

之名特爲妖乎權乃翻其名爲榴環臺也又與夫人遊釣  
得大魚吳主喜而夫人曰昔聞泣魚今乃爲喜有喜必憂  
以爲深誠至末年漸相譖毀稍見離退時人謂夫人知幾  
之神矣釣臺今猶基存  
漢武帝內傳曰鈎弋夫人謂帝曰妾相運正應爲陛下生  
一男男年七歲妾當死矣今年必不得歸願陛下自愛言  
終遂卒旣殯屍香聞十餘里因葬之雲陵帝甚哀悼又疑  
其非常人乃發塚開視空棺無屍唯衣履存焉乃起通靈  
臺於甘泉常有一青鳥集臺上往來至宣帝時止矣  
又曰漸臺高三十丈南有辟門三層內殿堦陛咸以玉爲  
之鑄銅鳳皇高五丈飾以黃金於樓屋上  
洞冥記曰武帝起招仙之臺於明庭宮北明庭宮者甘泉  
之別名也於臺上撞碧玉之鐘掛懸黎之磬吹霜滌之篴

唱來雲依日之曲使臺下聽而不聞管歌之聲

又曰太初二年起甘泉望風臺於臺上得珠望之如照月  
因名照月球

又曰建元二年帝起騰光臺以望四遠常有飛光如星集  
於臺上亦曰經星臺

又曰帝初起神明臺時掘地入三十丈得泉水色黃傍有  
人居無日月光明晝夜以火照中有人食土飲水服赭布  
之衣漢人問汝何時居此荅曰商王無道使兆民入地千  
丈求青堅之土以作瓦起瑤宮金堂工人皆以繩縋入地  
裏負畚器取土多有壓陷死者今猶二人在耳漢人問何  
得獨存荅曰我以玉爲珮金爲環身有金玉故心氣不滅  
漢人問汝欲更出爲人否荅曰食土飲泉與螻蟻爲伍寧  
望日月乎乃引出三日自死骨肉靡靡成灰唯心如彈丸

大堅如石以物扣之則是乾血耳

述異記曰郭景純注爾雅臺今在夷陵郡又曲阜縣南十

里孔子春秋臺

又曰吳王夫差築姑蘇臺三年乃成周環詰屈橫亘五里  
崇飾土木殫耗人力宮妓數千人上別立春霄宮爲長夜  
飲造千石酒鍾又作大池池中造青龍舟舟陳妓日與西  
施爲水嬉又於宮中作靈館館娃閣銅溝玉檻宮之欄檻  
皆珠玉飾之吳既敗越王勾踐於會稽山土地方千里勾  
踐得范蠡之謀躬教民以耕桑延四方之士作臺于外而  
館賢士會稽之上有越臺

又曰晉永嘉之亂既過江諸公主不得隨去安陽公主與  
平城公主等奔入兩河界悉爲民家妻常怏怏不悅故有  
思鄉之志村人感之共築一臺以居之謂之公主望鄉之

館至今巋然王朗懷舊賦曰將軍出塞之臺公主望鄉之館是也漢武帝遣將軍王濬戍邊及帝崩王莽篡逆濬與莽有隙遂留不敢歸因亡入胡中士卒相率築臺為望鄉之處

又曰會稽山有舜虞巡狩臺臺下有望陵祠帝舜南巡葬於九疑山民思之故立祠中都郭門古宮存焉宮前有堯臺舜館銘記皆古

又曰中山有韓夫人愁思臺望子陵也

又曰燕昭王為郭隗築臺今在幽州燕王故城中土人呼為賢士臺亦謂之招賢臺

郡國志曰濮州壁玉臺穆天子為盛姬所造也今旁地猶多珉石

又曰汝陰縣富陂城即詩之汝墳也俗謂之女郎臺

又曰魏硯子臺云是張儀冢似硯也

又曰曹州麟城南有臺麟望園客祠庭種香草有五色神蛾得六大繭絲六十里始盡處

又曰洛州温明臺後漢世祖晝卧此殿耿弇入造床下齊勸即位處

又曰滎陽縣有太武城高祖與項氏各在一臺東臺有高壇即項羽置太公於上處今名項羽堆亦呼為太公臺

又曰金河府青臺方山北五里文明太后恒於六宮遊戲因歌曰青臺雀青臺雀綠山採花額頸著其曲並在大樂部

又曰金河府自平城遙登臺出渴鉢口梁元帝橫吹詩曰朝發青陂道暮宿白登臺天女神即生後魏始祖神元也

又曰衛州苑城北十四里沙丘臺也俗稱姐已臺去二里有一臺南臨淇水俗稱為上宮也

又曰鄆州須昌縣有屏丘城青陵臺宋王令韓憑築者

又曰南頓縣有光武臺應璩宅在其側

又曰洛陽陽子臺在陽城東三十里陽子陵隱處洛水昔

王子晉與浮丘公同遊受玉鷄之瑞水亦宓妃之所在也

又曰宛句縣昌都城呂后追尊父呂公為宣王都北有呂

后臺西有辟陽侯臺閣道相連基址見存

又曰洛陽鷄臺有劉曜試弩棚夕陽亭賈充出鎮長安百

僚餞送於是

又曰鄭州故魏任城王臺下池內有漢時鐵鍾長六尺入

地三尺頭自正為晉氏重興之瑞今不知所在東南有空

侯城鄭衛之音也

又曰酸棗縣韓徙都於此有冰井臺五馬泉

又曰衛州有鳳皇臺

又曰荊州龍陂山有楚王臺

又曰濮州羊角城陳思王愁臺基甚高

又曰夏州朔方郡赫連勃勃僭號臺土起真珠樓冲天臺

又曰兖州有娥皇女英臺

又曰恒州野望臺趙武靈王以登高望亦曰寒臺

又曰荊州華容縣東六十里有章華臺楚靈王築臺東即

荆臺縣也

又曰并州榆次縣鑿臺即韓殺智伯於鑿臺之中

又曰木客山吳王遣木客入山求木不得工人憂思作木

客吟一旦神木自生長二十丈作姑蘇臺

又曰鄧州皇后城即迎陰后處城西張平子讀書堂

又曰亳州城父縣老子祠瀨鄉曲仁里廟內有八公臺九柱樓畫東王母西王母又有靜念樓

又曰蒲州蚩尤城鳴條野禹娶塗山女思戀本國築臺以望之謂之青臺上禹祠下有青臺驛

又曰汴州上有列仙吹臺西有牧澤甬道二百里漢梁孝王所造今謂之堤赤城東有繁臺本吹臺也云蒼頡師子野所造後有繁姓居側因名焉西有崇臺即顏率云蟬臺之下沙海之上是也

又曰許州有丹書臺魏文帝受禪有黃鳥銜丹書集此臺

又曰衛州鹿臺在預城內紂自投火處紀年曰武王擒紂於南單之臺蓋鹿臺之異名也糟丘酒池去城南一里基跡猶存

水經注曰固安縣金臺陂東西六七里南北五十步側陂

西北有釣臺高十丈方可四十步陂北十餘步有金臺金臺高上東西八十許步南北加減高十餘丈昔慕容垂之為范陽也戍之即斯臺也有小金臺臺北有簡馬並悉高大秀峙相對翼臺左右水流經通長廡廣宇周旋陂浦棟渚咸淪柱礎尚存是基構可得而尋訪諸耆舊咸言昭王禮賢廣延方士至如鄒隗樂毅之徒鄒衍劇辛之儔宦遊歷說之民自遠而屈者多矣不欲令諸侯之客伺隙燕邦故脩建下都館之南垂言燕昭割之於前子丹踵之於後故彫牆敗館尚傳鐫刻之名雖無經紀可憑察其古跡似符宿傳矣

又曰鳳谿水側有鳳皇止焉故謂之鳳皇臺

又曰河水南至華陰又東北玉澗水注之南出玉溪北流經皇天原三面壁立高千許仞漢世祭天於其上因名之



為皇天原上有漢武帝思子臺及泉鳩里加兵刃於太子者上憐太子無辜乃作思子宮為歸來望思之臺於湖師曰言已望而思之庶太子之魂歸來也臺在今湖城縣之西閩鄉縣之東基址猶存也天下聞而悲之

又曰睢陽城故東宮即梁之舊池也齊周五六百步水列釣臺池東又有一臺世謂之清冷臺北城憑隅又結一池臺晉灼曰或說平臺在城中東北角亦或言兔園在平臺側如淳曰平臺離宮所在今城東二十里有臺寬廣而不甚極高俗謂之平臺余按漢梁孝王傳稱王以功親為大國築東苑方三百里廣睢陽城七十里大治宮室為複道自宮連屬於平臺三十餘里複道自宮東出楊州之門左陽門即睢陽東門也連屬於平臺則近矣屬之城隅則不能是知平臺不在城中也

又曰景升臺劉表之所築也表性好鷹每登此臺歌野鷹自來曲

又曰睢陽城中有掠馬臺東有一臺謂之清令臺

又曰長平城在上黨郡南秦壘在城西秦坑趙衆收頭顱築臺於此雀嵬桀起今乃號曰白起臺

山海經曰沃民國有軒轅臺

又曰帝嚳堯丹朱帝舜各二臺臺四方在崑崙東北

列仙傳曰蕭史者秦穆公時人善吹簫能致孔雀白鴿穆公有女字弄玉好之公以妻焉遂教弄玉作鳳鳴居數十年吹似鳳聲鳳凰來止其屋為作鳳臺夫婦止其上數年皆隨鳳飛去秦為作鳳女祠於雍宮時有簫聲焉

成都記曰望鄉臺蜀王秀所築也

又曰思妻臺在梓潼縣五丁於此山拔虵山崩殺五丁山

為嶺并殺秦王女因名之

三輔宮殿薄曰長樂宮有臨華臺神仙臺

西征記曰揚州雷陂有臺高二丈南充州記即吳王濞之釣臺也

地理志曰北地郡有之回臺京西北四百里嵩高山記曰山有玉女臺云漢武帝見三仙玉女因以名臺

益州記曰鴈橋東有嚴君平卜魁土臺高數丈

南雍州記曰高齊之後有堂堂西有射臺五閒射堂南有大池池上有臺名曰樂喜臺

荊州記曰江陵縣東有天井臺飛軒孤暎背邑西河實郊躔遊憩之佳處也

襄沔記曰襄縣南五里鳳林山側宋隨王劉誕鎮此有龍兒見此池中於後雍州刺史韋叡於此立放生臺

越絕書曰夫差起姑蘇之臺三年聚材五年乃成高見三百里太史公登之以望五湖

伏琛齊地記曰平業城西北八十里有平望亭亦古縣也或曰秦始皇為望海臺

述征記曰陵雲臺在明光殿西高八丈累磚作道通至臺上登迥眺究觀洛邑暨南望少室亦山丘之秀極也

又曰蠡臺梁孝王所築於兔園中迴道似蠡因名之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七十八

太平御覽卷一百七十八

天曰蕭是果本王祖榮效我國中腰直以爲諸國多之  
小登歷觀於外帶馬背南望少崖亦山正之衣也  
廣志曰關缺也門兩邊中間缺然爲道也  
禮記曰昔者仲尼與於蜡賓事畢遊于觀之上喟然而嘆  
仲尼之歎蓋歎魯也鄭玄曰觀闕也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七十九

居處部七

闕

闕

觀

闕

崔豹古今注曰闕觀也古者每門樹兩觀於前所以標表  
官門也其上可居登之可遠觀人臣將朝至此則思其所  
闕故謂之闕其上皆畫雲氣仙靈奇禽恠獸以示四方蒼  
龍白虎玄武朱雀並畫其形廣志曰闕缺也門兩邊中間缺然爲道也

釋名曰觀於上觀望也  
廣志曰闕缺也門兩邊中間缺然爲道也  
周禮太宰以正月縣治法於象魏  
禮記曰昔者仲尼與於蜡賓事畢遊于觀之上喟然而嘆  
仲尼之歎蓋歎魯也鄭玄曰觀闕也

左傳曰哀公三年司鐸火踰公宮季桓子至命藏象魏曰

舊章不可忘也象魏闕也法令縣之故謂其書為象魏

又曰哀十七年傳云衛侯夢于北宮見人登昆吾之觀注

曰衛有觀在古昆吾氏之墟也今濮陽城

公羊昭二十五年傳云于家駒曰諸侯僭於天子大夫僭

於諸侯久矣昭公曰吾何僭矣哉子家駒曰設兩觀乘大

輅注曰禮天子諸侯內闕一觀也又定二年傳云夏五月

壬辰雉門及兩觀災兩觀微也然則曷為不言雉門災及

兩觀主災者兩觀也

漢書曰犴狎郡有桂浦闕

又曰蓬萊方丈瀛洲此三山在海中諸仙人不死藥皆在

焉黃金白銀為闕事具仙部

又曰建章宮東鳳闕高二十丈

列女傳曰衛靈公與夫人夜坐聞有車聲至闕而息過又

聞車聲夫人曰此必是蘧伯玉公曰何以知之曰妾聞禮

下公門軾路馬今蘧伯玉賢者也必不以暗昧廢禮公令

人視之果如所言

神異經曰東南有石井其方百丈上有二石闕夾東南面

上有蹲熊有榜著闕題曰地戶西北荒中有金闕高百丈

上有明珠徑三寸光照千里中有金階西北入兩闕中

名天門

十洲記曰崑崙山有水精闕

水經曰秦孝公築冀臨渭水在咸陽西四十里

關中記曰未央宮東有青龍闕北有玄武闕漢書所謂北

闕者也

建章宮圓闕臨北道鳳在上故號曰鳳闕也閭闔門內東

出有折風闕一名別風

瀨鄉記曰老子廟前有兩石闕大闕高九尺八寸下三重石鹿闕邊各有子闕

山謙之丹陽記曰大興中議者皆言漢司徒許或墓闕可徒施之王茂弘弗欲後陪乘出宣陽門南望牛頭山兩峯曰天闕也豈煩改作帝然之

鄧德明南康記曰南康縣歸美山去縣七百里下有石城高數丈遠望嗟峨靈闕騰空故老謂之神闕莊子中山公子牟謂瞻子曰身在滄海之上心居魏闕之下柰何瞻子曰重生重生則輕利中山公子曰雖知之未能自勝也瞻子曰不能自勝則從神人無惡乎不能自勝而強不從者此之謂重陽人無壽類矣  
魏文帝歌曰長安城西有雙員闕上有雙銅雀一鳴五穀

生載鳴五穀熟

王子年拾遺記曰崑崙第九層山形漸狹小下有芝田蕙圃皆有數百頃群仙種耨焉傍有瑤臺十二各廣千步皆五色玉為臺基最下層有流精闕直上四十丈有風雲雨師闕

漢書成紀曰孝成帝元帝太子也母曰王皇后帝在太子家生甲觀畫堂應劭注曰甲觀在太子宫甲地主用乳生也顏師古曰畫堂但畫飾室中宮殿通有綵畫也

又曰甘露二年幸貧陽宮在屬玉觀屬玉水鳥似鵝後漢書曰丁鴻字孝公肅宗詔鴻與廣平王羨及諸儒樓

望成封相郁賈逵等論定五經同異於北宮白虎觀廣平王羨明帝子東觀記曰與太常樓望少府成封屯騎校尉相使郁衛士令賈逵等集義白虎門各於門立觀因以名焉

五官中郎將魏應主承制問難侍中淳于恭奏上帝親制  
臨決鴻以才論最明儒者稱之帝數嗟美焉時人歎曰殿  
中無雙丁孝公  
又章帝紀曰永平元年長水校尉僚奏言先帝大業當以  
時施行欲使諸儒共正經義頗令學者得以自助於是下  
太常將軍大夫博士議郎郎官及諸王諸儒會白虎觀講  
議五經同異  
又日時謂東觀爲老氏藏室注老子爲柱下史四方所記  
文書皆歸于柱下言東觀多經籍  
又曰高彪除郎中校書東觀後遷外黃令畫彪形像以觀  
學者  
又曰靈帝起四百尺觀於阿亭道造萬金堂於西園又造  
南宮玉堂築廣城苑

魏志曰明帝作凌霄觀始構有鵠巢其上侍中高堂隆曰  
起闕而鵠巢不得居之象

又曰明帝置崇文觀徵善屬文者以充之

吳志孫和傳曰和爲太子被廢驃騎將軍朱據尚書僕射  
屈晃率諸將吏泥首自縛連日詣闕請和權登白爵觀見  
甚惡之

蜀志曰李輔字玄政爲牙門討破羌虜築平羌觀于秦亭  
晉書元紀曰太興元年十一月乙卯日夜出高三丈中有  
赤青珥詔曰天災譴誠所以彰朕之不德也群公卿士各  
上封事具陳得失無所諱將親覽焉新作聽訟觀  
又劉曜載記曰曜立太學於長樂宮東簡百姓年二十五  
已下十三已上五百人選朝賢宿儒明經篤學以教之命  
起鄧明觀西宮建凌霄臺於滴池

又石季龍載記曰太子宣出時季龍於其後宮昇凌霄觀望之笑曰我家父子如是非天崩地陷當復何愁但抱子弄孫日爲樂耳

又張駿傳曰駿境內漸平使其將楊宣帥衆越流沙伐龜茲鄯善於是西域並降鄯善王元孟獻女號曰美人立賓遐觀以處之

齊書王儉傳曰宋明帝太始六年置摠明觀以集學士或謂之東觀置東觀祭酒一人摠明訪舉二人儒立文史四科科置學士十人其餘吏下各有差是歲省摠明觀於儉宅開學士館以摠明簿書充之。陳書後主紀曰帝令采木湘州擬造正寢棧至牛渚磯盡沒旣而漁人見棧於海上復起齊雲觀國人歌曰齊雲觀寇來無際畔

後魏書高祖紀下曰十五年五月議改律令於東明觀親

析疑獄

又道武帝紀曰天興三年起紫極殿玄武樓風涼觀石池鹿苑臺

又匈奴劉聰傳曰平陽地震崇明觀陷爲池水赤如血赤氣至天赤龍奮迅而去

輿地志曰丹陽郡建康縣臺城齊文惠太子治玄圃有明月觀婉轉橋徘徊廊園內作淨名精舍

又曰丹陽郡秣陵縣新亭隴有遠望樓又名勞勞樓宋改爲臨滄觀行人分別之所

又曰洛陽有廣望觀閭風觀萬世觀脩靈觀臨商觀百葉抄魏築摠章觀建翔鳳於其上使八方才人六宮女尚書居之引穀水過九龍殿前玉井綺欄水轉百戲

又曰石虎起靈臺九殿女官十有八等又女妓二千爲鹵

簿皆着紫綸巾熟錦袴金銀鏤帶五文織成靴遊於戲馬  
 觀  
 漢封禪儀泰山東南有山名曰觀鷄一鳴時見日始出長  
 三丈秦觀者望見長安吳觀者望見會稽周觀者望見齊  
 三輔黃圖曰漢武帝起鵝鵲觀  
 又起神明觀馭娑觀甘泉苑起仙人觀緣山谷行至雲陽  
 三百八十里入右扶風周迴五百四十里  
 又曰武帝起鵝鵲觀神明觀弩法觀集靈觀使門觀陽祿  
 觀

漢宮殿名曰長安有臨仙觀渭橋觀仙人觀霸昌觀蘭池  
 觀平樂觀九華觀務章觀鴻雀觀昆明觀走馬觀華光觀  
 封巒觀走狗觀天梯觀瑤臺觀流渠觀相思觀長平觀宜  
 春觀華池觀射熊觀迎風觀露寒觀當市觀石闕觀白渠

觀鼎郊觀

潘岳關中記曰鼎郊觀在上林苑

白虎觀懷德觀三雀觀林木

觀溫德觀長平觀○華延雋洛陽記曰洛陽城十八觀皆施玄檻鐵籠疏雲母幌

華山記曰南嶺東巖北面有二小山一山有雙石豎立號曰石門一山孤崖特秀上有客觀陟之者遠眺千里

阮勝之揚州記曰楊子縣有楊子宮宮中有玄珠觀華陽國志曰蜀城有逸客觀

華延雋洛中記曰金墉城西南角有昌都觀東北有百尺樓魏都水使者陳熙造

建康宮闕簿曰商廳觀在東北十三里籬門亭後亭燉上齊武帝築九日登以宴群臣

又曰曾城觀在縣東北七里景雲樓東齊武帝起七月七日夜令宮人登以穿針因名曰穿針樓



又曰通天觀在縣東北五里一百步舊臺城內宋元嘉中築蔬圃二十三年更脩廣之築池泊天泉造景陽樓大壯觀花光殿設射棚又立鳳光殿醴泉堂

又曰洛宮中有玄覽觀東汜觀清覽觀高平觀廣望觀聽松觀見親觀高樂觀凌雲總章宣曲萬年等觀

又曰建業宮有迎風觀在縣南十五里宋武大明中起道石子墩上孫峻殺諸葛恪段綝殺宋主皆於此又有微於觀

晉潘岳關中記曰柘觀虎圈觀昆池觀上蘭觀朗池觀走馬觀陽祿觀繭觀則陽觀陰德觀並在上林苑中

陸機洛陽地記曰洛陽南宮有承風觀洛陽北宮有增喜觀洛陽城外有宣楊觀千秋鴻池泉城楊威石樓等觀又曰洛陽城外有鼎中觀○輿地志洛陽西南洛水上有

鼎中觀是成王定鼎處

唐韋述東京雜記曰東京紫微宮有一柱觀

又曰上陽宮有上清觀

潘安仁西征賦曰圖萬載而不傾奄摧落於十紀擢百尋之會觀兮今數仞之餘趾

左太冲吳都賦曰憲紫宮以營室廓廣庭之漫漫寒暑隔闕於邃宇虹蜺回帶於雲觀

何平叔景福殿賦曰於是碣以高昌崇觀表以建城峻廬岩巖岑立崔嵬巒居

宋玉高唐賦序曰昔者楚襄王與宋玉遊於雲夢之臺望高唐之觀

魏陳思王七啓曰閑宮顯敞雲屋皓旡崇景山之高基迎清風而立觀

沉休文鍾山詩應西陽王教曰卽事旣多美臨眺殊復奇  
 南瞻儲胥觀西望昆明池  
 沈休文遊沈道士館詩曰旣表祈年觀復立望仙宮  
 謝玄暉觀朝雨詩曰朔風吹飛雨蕭條江上來旣灑百常  
 觀復集九成臺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七十九

居處部八

宅

釋名曰宅擇也言擇吉處而營之也

說文曰宅人所託也

周禮曰凡任地國宅無征鄭注曰國宅城中無征稅也

禮記曰獻田宅者操書契

左傳曰初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近市湫隘囂塵  
 不可以居請更諸爽塏者辭曰君之先臣容焉臣不足以  
 嗣之及晏子如晉公更宅反則成矣旣拜乃毀之爲里室  
 皆如其舊則使人反之且諺曰非宅是卜惟隣是卜二三  
 子先卜隣矣卒復其舊宅

漢書曰蕭何買田宅必居窮僻處曰令後世賢師吾儉不

賢母爲勢家所奪

又曰魯恭王餘好治宮室苑囿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宮聞鐘磬琴瑟之聲遂不敢復壞於其壁中得古文經傳吳志曰周瑜與孫策同年相友善瑜推道南大宅以舍策升宅拜母有無通共

晉書曰裴楷性寬厚與物無忤不持儉素每遊榮貴輒取其珍玩雖車馬器服宿昔之間便以施諸窮乏嘗營別宅基構甚麗與兄共遊行床帷儼然櫺軒踈朗兄心甚願之口不言也楷心知其意便使住之而

又曰杜后母裴氏爲廣德縣君裴氏名穆長水校尉綽孫太傅主簿遐女太尉王夷甫外孫中表之美高於當世遐隨東海王越遇害無子唯穆渡江遂享榮慶立第南掖門外世所謂杜姥宅云

又曰有奏王公國家京城不宜有田宅未暇作諸國邸當使有往來之處今限京師得有宅一所

齊書曰劉繪字士彰彭城人也太常悛弟父勔宋末權貴門多客繪解褐爲著作郎太祖見歎曰劉公爲不亡矣繪聰警善隸書爲竟陵王後進賓客時張融周顒並有言工融音旨緩韻頤辭致綺捷繪之言吐又頓挫有風氣時人爲語曰劉繪貼宅別開一門言在二家之中也又朝野爲語曰三人共宅夾清漳張南周北劉中央言處二人間王隱晉書曰魏舒字陽元幼喪父母爲外家寧氏所養寧氏起宅相者云當出貴外甥外祖母以盛氏甥小而惠謂應相也舒荅當爲外家成此宅相

又曰上黨鮑瑗家多喪禍貧苦淳于智卜之卦成謂曰爲君安宅者女子工耶曰是也又曰此人已死耶曰然智曰

此人安宅失宜既害其身又令君不利君舍東北有大桑樹君徑入市門數十步當有一人折新馬鞭者便就請買還懸此樹三年當得物瑗承言詣市果得馬鞭懸之三年後浚井中得數十萬銅錢雜器復可二十餘萬於是家業用展病者亦愈

晉書曰孔愉營山陰湖南候山下數畝地爲宅草屋數間便弃宮居之送資數百萬悉無所取

又曰栢玄得志常欲以謝安宅爲營謝混曰邵伯之仁猶惠及甘棠文靜之德更不保五畝宅耶玄聞慙而止

宋書曰初太社西空地吳時丁奉宅孫皓流徙其家晉有江左初爲周顛蘇峻宅其後爲表真宅又爲章武王司馬秀宅皆凶敗後給臧熹亦頻遇喪禍故世稱惡地王僧綽常以正達自居謂宅無吉凶請爲第始就築未居而敗

又顏延之傳曰竣既貴重權傾一朝凡所資供延之無所受器服不改宅宇如舊見竣起宅謂曰善爲之無令人笑汝拙也

齊書曰齊世祖武皇帝諱贖字宣遠太祖長子也小字龍兒生於建康青溪宅其夜陳孝后劉昭后同夢龍據屋上故字上焉

梁書曰高祖宋大明八年甲辰生于秣陵縣同夏里三橋宅

後魏書曰就德興反於營州使尚書盧同往討之大敗而反屬侍中穆紹與元順侍坐因論同之罪同先有近宅借紹頗欲爲言順勃然曰盧同終將無罪太后曰何得如侍中之言順曰有好宅與要勢侍中豈慮罪也紹慙不敢復言

又邢巒傳曰孝文因行藥至司空府南見巒宅謂巒曰朝行藥至此見卿宅乃佳東望德館情有依然巒對曰陛下移構中原方建無窮之業臣意在與魏昇降寧容不務永寧之宅帝謂司空穆亮僕射李冲曰巒之此言其意不小五代史晉史曰羅紹威前唐時嘗建第洛陽福善里莊宗同光中始賜明宗梁租庸使趙巖宅雖華以趨內遠乃召紹威子周敬易其第後明宗卽位一日夢中見一人儀形瓌秀若素識者上夢中曰此得非前宅主羅氏乎及寤訪其子孫左右對曰周敬見列明庭召至果符夢中所見上謂侍臣曰朕不欲使大勳之後久無土地因授左馮翊非承家爲善何以致此

五代史周書曰漢初以晉入蕃將相第宅賜隨駕大臣以趙瑩第賜太祖太祖召瑩子前刑部郎中易則告之曰所

賜第除素屬版籍外如別有契券已所置者可歸本直郎以千餘緡遺易則易則惶恐辭讓太祖堅與之乃受孔子家語曰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聞東益宅不祥信有之乎孔子曰不祥有五而益宅不與焉夫損人而自益身之不祥也弃老而取幼家之不祥也釋賢而任不肖國之不祥也老者不教幼者不學俗之不祥也聖人匿愚擅權天下之不祥也不祥有五而益宅不與焉淮南子曰魯哀公欲西益宅史爭之爲西益宅不祥哀公作色怒左右數諫不聽乃以問其傅曼折睢對曰天下三不祥而西益宅不與焉哀公大悅復問何爲三不祥對曰不行禮義一不祥嗜慾無止二不祥不聽正諫三不祥哀公喟然自反不益宅風俗通曰宅不西益俗說西者爲上上益宅者妨家長也

原其所以西益者禮記曰南向北向西方為上爾雅曰西南隅謂之隩尊長之處也不西益者恐動搖之耳審西益有害增廣三面豈能獨吉乎

國語魯文公欲弛孟文子之宅文公魯僖公之子也孟文子魯大夫公孫敖之子也

居公欲毀之以益宮也使人謂之曰吾欲利于於外之寬者對曰夫位政之建也署位之表也車服表之章也宅章之次也祿次之食也君議五者以建政為不易之故也今有司未命易臣之署與其車服而曰將易而次為寬利也夫署所以朝夕虔君命也臣立先臣之署服其車服為利故而易其次是辱君命也不敢聞命若罪也則請納祿與車服而違署唯里人之所命次公弗取臧文仲聞之曰孟孫善守矣其可以蓋穆伯而守其後於魯乎

穆伯文子之淫乎魯出奔而死於齊今文子守官不公欲弛郈敬子之失禮故可掩蓋其父惡守其後嗣也

宅亦如之

公文公郈敬子魯大夫郈惠伯之孫敬伯同也亦如之者亦謂之欲利子於外之竟者也

對曰先臣惠伯以命於司里嘗禘烝享之所致君昨者世有數矣出入受事之幣以致君之命者亦有數矣今命臣更次外無乃違乎請從司徒以班從次亦弗取

孟子曰五畝之宅樹牆下以桑匹婦蠶之則老者足以衣帛○韓子曰有與猛者鄰欲賣宅避之人曰是其貫將滿矣子姑待之荅曰吾恐以我滿貫也遂去之

淮南子曰任一人之能不足以治三畝之宅循道里之數因天地之固然則六合不足均也

抱朴子曰葛盧佐光武有大功受爵立宅舍於博望里于今基址石礎存焉

郡國誌曰虢州楊震宅西有龍望原南崖有太尉公藏書窟太元初人逐獸入穴見古書二千餘卷

又曰洛陽董卓宅在永和里掘地輒得金玉寶玩後魏邢巒掘得丹沙及錢銘曰董太傅之物後夢見卓索巒不與經年而卒

又曰洛陽石崇宅有綠珠樓今謂之狄泉

又曰洛陽蘇秦宅在利仁里後魏高顯業每夜見赤光於光處掘得金百斤銘曰蘇家金業爲之造寺

又曰幹山南許詢宅

又曰長沙南寺賈誼宅亦陶侃宅在焉

又曰婁縣山下有巫咸故宅在焉

又曰鄂州西塞山黃琬宅丁固宅

又曰尋州郡濫城亭有陶潛宅

又曰郴州城東北有仙人蘇耽宅

又曰清陽有小長安東場城有范蠡祠卽故宅也

又曰恒州九門縣新市城西蘭相如宅

又曰鄧州梅溪出紫山南遙百里奚故宅基在焉

又曰密州高密西有鄭玄宅亦曰鄭城玄後移葬於屬阜墓側有稻田萬頃斷水造魚梁歲收億萬世號萬疋梁

輿地誌曰縣東南白沙有龐士元宅於漢水之北司馬德操宅於漢水之南隔魚梁望衡對宇歡情自接每至相思則褰裳涉水

樓承先別傳曰樓玄到廣州密求虞仲翔故宅處遂徘徊躑躅哀咽悽愴不能自勝耳

三輔決錄曰郭詳爲太尉長史起大宅在高陵城西世稱曰長史宅

瀨鄉記曰老子祠在瀨鄉曲仁里譙城西出十里老子平生時教化學堂故處也漢桓帝修建屋宇爲老子廟廟北

二里李夫人祠是老子所生舊宅也

劉楨京口記曰糖頽山周迴二里餘山南隔路得郗鑿故宅五十餘畝

又曰長村東太瀆濱北有謝玄故宅

戴延之西征記曰東陽門外道北吳蜀二主第宅去城二里墟基猶存

又曰潼關北去蒲坂城六十里城中有舜廟城外有宅並及二妃壇南去城二十里有山舜所耕山上亦有廟

述征記曰豐水西九里有漢高祖宅

又曰山陽縣城東北二十里魏中散大夫嵇康園宅今悉爲田墟而父老猶謂嵇公竹林地以時有遺竹也

成都記曰成都縣南百步有嚴君平司馬相如楊雄宅今草玄亭餘跡尙存

陳留耆舊傳曰董宣爲北海太守大姓公孫舟造起大宅卜工占之曰宅成當出一喪舟使子取行人殺之以塞咎宣收舟考殺之

世說曰鍾會荀濟二人情好不協荀有寶劍可直百萬常在母鍾太夫人許會善書學荀手跡作書與母取劍仍竊去不還荀後知是鍾而無由得求思所以報之會鍾兄弟共以千萬起新宅始成甚精麗未得移住荀善畫於是潛往畫鍾門堂並作太傅形像衣冠狀貌如平生之容鍾來入則便感慟於宅遂空廢

徐邈別傳曰邈字仙民舉世詔承傳爲定範舊疑歲神在卯此宅之左卽彼宅之右地何得俱忌邈以爲太歲之屬自是遊神譬如日出之時向東背朔非爲定體水經注曰齊城門外有晏嬰宅



盛弘之荊州記曰新野郡西七里楊溪源出紫山南流入清故耆老傳云溪西有百里奚宅

又曰新野郡南有越相范蠡祠蠡宛三戶人傳云祠處卽是宅

又曰襄陽范蠡祠南有晉河南尹樂廣宅周迴十餘畝曩舊井猶未頽檀道濟置邏其中卽名爲樂宅

又曰襄陽西北十許里名爲隆中有諸葛孔明宅又曰宛有伍子胥宅

范汪荊州記曰義陽六安縣有光武宅枕白水所謂龍飛白水也

蘇州記曰周文學科孔子弟子言偃宅在常熟縣西是也史記曰言偃吳人也字子游又吳地記云宅有井井邊有監洗石周四尺輿地志云梁蕭正德爲郡太守爲蕭將去

莫知所在

吳地記曰云陸氏宅在長谷谷在吳縣東北谷名華亭谷水下通松江昔陸遜陸凱居此谷吳志曰漢廬江太守陸康與表術有隙使姪遜與其子績率宗族遠此避難居于是谷谷東有崑山父祖墓焉故陸機思鄉詩曰髡髯谷水陽婉變崑山陰

列仙傳曰歷陽有彭祖宅禱祠風雨應期而至

襄沔記曰郡南晉永興中鎮南將軍襄陽郡守劉弘至隆中觀亮故宅立碣表閭使太傅掾韋爲李興爲文

又曰繁欽宅王粲宅並在襄陽井臺猶存

又曰長流解梁西有梁曹儀同景宋柳儀同慶遠韋儀同嶽諸宅並相隣次郭城西門韋叡少時有南陽人蔡邕善相嶽宅應出三公刺史貴不可言時嶽宅上有草屋十間

郗宅在城南悉是瓦屋求叡換宅疑而不許叡兩兄闡纂  
有令問位望在叡之右鄉里謂此人應班槐棘其後闡纂  
相繼而終叡奉龍飛遂成宅相簡文徵書既至遊憩此宅  
望氣之言殆有徵矣  
丹陽記曰有張子布宅在淮水南對瓦官寺門張侯橋所  
也橋近宅因以爲名  
仲雍荊州記曰秭歸縣有屈原宅五子胥廟擣衣石猶存  
韋述兩京記曰東京宜人坊其半本隋齊王暕宅煬帝愛  
子初欲盡坊爲宅帝問宇文愷曰里名爲何愷曰里名宜  
人帝曰旣號宜人奈何無人可以半爲王宅  
又曰仁和坊兵部侍郎許欽明宅欽明戶部尚書圉師猶  
子與中書令郝處俊鄉黨親族兩家子弟類多醜陋而盛  
飾車馬以遊里巷京洛爲之語曰衣裳好儀觀惡不姓許

卽姓郝

又曰崇仁坊西南隅長寧公主宅旣承恩盛加雕飾朱樓  
綺閣一時勝絕又有山池別院山谷虧蔽勢若自然中宗  
及韋庶人數遊於此第留連弥日賦詩飲宴上官昭容操  
翰於亭子柱上寫之韋氏敗公主隨夫爲外官初欲出賣  
木石當二千萬山池別功仍不爲數遂奏爲觀請以中宗  
號爲名詞人名士競入遊賞

又曰延壽坊東隅駙馬裴異宅高祖末裴行儉居之自行  
儉以前居者輒死自儉卜居有狂僧突入髡其庭中大柳  
樹中有豕走出徑入北隣其家數月暴死盡此宅清晏  
又曰永興坊西門北魏徵宅本宇文愷宅及徵居之太宗  
幸焉時營小殿賜徵爲堂

又曰通化坊東南郎公開山宅西北顏師古宅又有甌陽

六三 雜覽 卷一百八十一  
詢宅時人謂之吳兒坊

又曰延壽坊北門之西有中書令闡立本宅宅內西亭有立本畫山水之跡

又曰明教坊龍興觀西南隅開府宋璟宅南門之東國子司馬崔融宅璟造宅悉東西相對不爲斜曲以避惡名融爲則天哀策用思精苦不直馬過其門不覺文就而卒

又曰尚善坊東南隅岐王範宅宅有薛稷畫鶴世稱妙絕又曰勸善坊東北隅太子太師鄭公魏徵宅山池院有道士鄭光又畫山水爲時所重

又曰宣風坊北街之西中書令蘇味道宅宅有三十六柱亭子時稱巧絕

祿山事跡曰祿山舊宅在道政坊玄宗以其隘陋更於親仁坊選寬爽之地出內庫錢更造宅焉勅所司窮其華麗

不限功力財物堂皇院宇重復窳窳周匝詰曲戶牖交疏高臺臨池宛若天造帷帳幔幕充牣其中至九年八月祿山獻俘至京方命入此新宅

春秋內事曰陰宅以日奇陽宅以月偶陰宅先內男子當令奇陽宅先內女子當令偶乃吉陰宅內男子三人陽宅內女子二人

地鏡圖曰人望百家宅法中有赤氣者家有汎財白氣人家有財不保黑氣有五其伏在宅中青氣者有銀地寶也嵇康宅無吉凶論曰設爲三公之宅而命愚民居之必不爲三公可知也夫壽夭之不可求甚於貴賤然則擇百年之宮而望殤子之壽孤逆魁忌以速彭祖之夭必幾矣然則果無宅也是性命自然不可求矣

樓觀本記曰隋之開皇元年勅旨樓觀者本尹先生卜居



